

機危的義主國帝本日

印編會究研題問本日

月五年二十二國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4036B

181616
210961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目次

一 前言

二 日本財政的危機

甲 預算激增

乙 公債濫發

丙 空前龐大之新預算案

三 日本社會經濟的危機

甲 生產衰退和生產過剩

乙 貿易銳減和物價低落

丙 失業之恐慌

丁 破產之農村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目次

一



四 日本對華貿易前途的危機

甲 對華貿易之激減

乙 東北事變與對華貿易

丙 東北事變與東北貿易

丁 上海事變與對華貿易

戊 對華貿易之前途

五 日本軍事的危機

甲 中日大戰

乙 日俄大戰

丙 日美大戰

六 日本屬地的危機

甲 朝鮮

乙 台灣

七 日本政治的危機

申 軍閥干政

乙 元老干政

丙 財閥干政

八 日本思想的危機

甲 神權思想之沒落

乙 共產主義的蔓延

丙 暗殺運動之流行

丁 非戰思想之磅礴

九 尾聲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目次

四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一 前言

比年以來，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沒落中，日本帝國主義者，也遭受同樣的厄運，由繁榮的幻夢，轉到極度的恐慌，經濟的不景氣，籠罩了這遠東的島國。同時，因為軍閥的專橫，政治上更形成恐怖，紊亂，黑暗的狀態。蹂躪在軍權萬能鐵蹄下的大和民族，早就失掉了對於帝國政府的信心，革命的怒濤，瀰漫了三島。日本軍閥，對於國民的離心攜二，感到不可言喻的恐怖；而其解救之方，則以對外侵略為不二法門。在這種政策邁進之下，遂乘我天災人禍交相煎迫的時候，突以暴力，佔我東北。

具有過分自信心的日閥，居然相信征服中國，易如反掌。他們以為祇要神武的「帝國皇軍」，小試其技，就可以佔領廣大的領土，無盡藏的富源，且藉此不獨可以解除經濟的恐慌，而且可以平息革命的怒潮。所以悍然高舉他們的鐵腕，來挑起這悲劇之幕。誰料到在白水黑山之間，會遇着我國東北義勇軍神出鬼沒的襲擊！又誰料到那些雄視一

世的「帝國皇軍」，竟逡巡遁逃於滿鐵道上，莫可奈何呢！——自然，我們不否認；我們的義勇軍，也曾經因為軍實的窳陋，後援的缺乏，不斷的挫折，失敗，可是，事實告訴了我們，由於過去的挫折，失敗，更加堅決了義軍「不能成功，就要成仁」的意志，加強了前仆後繼，沐血殺賊的精神，致使軍械犀利，服裝整齊的號稱「帝國皇軍」，抵擋招架，疲於奔命。因此，日閥預期「半期征服東北」的迷夢，到現在依然還是迷夢！

現實又昭示了我們：將來的日閥不僅要感到夢的幻滅的痛苦，而且還要遭受政策失敗的悲哀。因為現在東北事態日益惡化，軍費大量的激增，使原來由於經濟恐慌醞釀待發的革命危機，更加縮短其發動的過程，顯露着引滿待發的現象。這種必然的趨勢，除了喪心病狂，甘自隕滅的日閥而外，一般的日本國民均已看到了這一着。所以他們不斷的在那裏警告過這些驥武主義者。誰知暴戾恣睢的軍閥，不但不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他們為澈底實行對華侵略計，深恐街談巷議，混淆視聽，竟以暗殺手段，實行箝口政策。但是，一般日本國民，為挽救大和民族的沒落，雖在日閥淫威之下，仍是仗義執言，在那裏大聲疾呼。在這些吶喊聲中，以前外相幣原「日本吞併東北，無異吞一炸彈」

」之預言，及下院議員盧田「日本已被盲目的曳到不辨方向黑暗如漆的危巖上，外務省不過做了陸軍省的橡皮圖章」之譬喻爲最警醒。寥寥數語，的確道破了日本未來的命運，和目前的險狀，不啻與軍閥以當頭棒喝。可惜麻木的日閥，對於國民忠實的呼籲，竟充耳不聞，仍大踏步向着沒落的程途上邁進。照這樣的蠻幹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不遠，而內部所隱伏待發的革命運動，亦將及時爆發出來。到了那個時候，外強中乾的日本帝國主義，其命運的歸宿，自然會如幣原的預言，成爲「滿洲炸彈」爆裂聲中的犧牲者。

爲具體了解日本軍閥政治的真象起見，在這本小冊子裏面，對於日本目前財政，社會經濟，對華貿易，軍事，屬地，政治，和思想的各方面，均有分析扼要的說明。這雖然是一篇簡短的小文，却可以說是日帝國主義者現狀的寫真。我們希望：在這塊小小的園地裏，中華民族，能夠認清猖狂的敵人的真面目，貫澈長期抵抗的計劃；日本國民能夠警醒軍閥的迷夢，消滅對外侵略的野心。以彼此的互助，來打開目前的僵局，那就是作者無上的愉快了。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二 日本財政的危機

甲 預算激增

日政府的歲出，近年因爲軍閥窮兵黷武，年年激增；但歲入却因世界經濟恐慌，社會凋蔽，不能和歲出保持着均衡的狀態。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除了一九二三年度盈餘日金五四、八六四、〇〇〇元以外，其餘各年度，總是入不敷出；平均每年的虧空額，至少在日金二萬萬元以上。現在根據日本銀行發表的統計，列表如下：

年 度	虧 空
一九二一	四九、一二二
一九二二	一七、八五二
一九二三	一六八、四四九
一九二四	一四九、八五〇
一九二五	二、五五八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〇二、八七九

一九二八

四一、五九七

一九二九

二六三、二八一

一九三〇

二〇〇、五七一

總計

(註：單位日金千元)

上面只是日本本部的虧空額，我們已經覺得數目的龐大，如果再把台灣，朝鮮……等殖民地和旅順，大連……租借地 每年度的不敷數，一併列入，越發叫人爲之咋舌了。日本固然憑藉野蠻的暴力，奪得了台灣，朝鮮……，可是，台灣，朝鮮……絕對不是野蠻的暴力所能永遠屈伏的。牠們的獨立運動，時時刻刻在太陽旗下劇烈的發生，日本要想維持暫時的統治權，就得繼續用暴力去壓鎮反動勢力的高張。因此，日本必定要耗費巨量的鎮壓費，才能夠防止變態的幻滅，這筆特別龐大的鎮壓費，當然不會出自日本本部，日政府曾經用過種種非人道的榨取方法，去剝削附屬地的民脂民膏，拿來做鎮壓費，可是，結果仍然是不敷。至此，日本不得不拿出巨額的補助費到附屬地去，來延長

附屬地統治權的壽命。據日本大藏省的統計，一九三〇年以前，日本本部和附屬地的虧空數量，實達日金四、三七八、五九三、〇〇〇元。從這點我們可以知道附屬地是不容易統治的，縱然能夠，也不過是暫時的變態，並且，要想維持這種狀態，除掉施用「飲鳩止渴」的辦法以外，是不會再有第二條路走的。

日本軍閥，似乎還不會體認到上述的事實，更沒有顧慮到「飲鳩止渴」的流毒，所以在日本經濟極度不景氣的時候，竟敢盲目的揭開「九一八」悲劇之幕。在這種不宣而戰的狀態中，日本固然暫時佔據了東北，可是，像一朵野薔薇的東北，是不會讓愛好者隨便就折了去的。所以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耗費在東北的軍費，據東京哈瓦斯通信（見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天津益世報）所載：

日本軍事當局，頃向議會要求增加經費四零、四零零、零零零日元，以爲一九三三年二三兩月滿洲日軍作戰之用。其中二七、八零零、零零零日元，當撥交陸軍，八、九零零、零零零日元，撥交海軍。截至目前爲止，日政府因侵入滿洲而向議會要求之經費，約共五七三、零零零、零零零日元，分配如下：

由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三月，八八，九零零，零零零日元。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預算，二九三，二零零，零零零日元。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預算，一九零，八零零，零零零日元。

以上共計五七二，九零零，零零零日元。僅屬「滿洲事件」項下所要求之經費，其因在中國境內作戰，（按東北各省已包括在內），及因此舉行所引起之國際局勢，而不得不支出之經費，如補充軍火，改良軍器各種費用，尙不在內。

上面的通信，不過是告訴我們日本所耗費於東北事變的軍事費，是怎樣奇重。現在我們再根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華聯社東京電的報告，去解剖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止的日本軍事費與行政費的比例。

日本財界實業界對一九三三年度之新預算案，甚表不滿，評謂破產預算。政治家及財閥因怕暗殺，表面追隨軍閥，勸國民勿互相抨擊。九一八事變，雖是軍部失慎製造出來之大錯，然國聯大會將開幕，須以錯就錯，勿因內鬭而失大局。故在報紙仍是異常鎮靜。但是裏面怨聲，軍人中抱不滿意於軍閥者，亦屬不少。日財閥所

以評爲破產預算者，因開銷之軍費太多，建設費甚少。試舉三年來之預算比較如下：

年 度	行 政 費	軍 費	國 債 費	共 計
一九三〇	八三・四六	四三・七四	三五・五七	一・五七・八三
	西四%	二六%	一八%	
一九三一	七一・五五	四五・六四	三五八・五六	一・四六・八七
	五一%	三一%	一八%	
一九三二	一・〇三七・五五	六六八・一四	三五八・一六	一・九四三・八四三
	五三%	三三%	一四%	

註：單位日金千元

右表軍事費即指陸海軍兩省軍費，如內務省之徵兵費，軍士救護費，廢兵費，文務省之青年訓練所費，及現役兵補助費，遞信省之勳章年金，海陸軍人恩給，陣亡將士之扶助科，大藏省之軍事公債利息等，合算起來，即三年來之軍費數目甚巨。

年 次	總 預 算	軍 事 費	百 分 比 例
一九三〇	一、五五七、八六三	六六三、二一〇	四二、五%
一九三一	一、四七六、八七五	六四三、五四九	四三、六%
一九三二	一、九四三、八一二	八五四、五八三	四三、九%

註：單位日金千元

可見散在各部之軍費，一九三〇年度有一萬萬八千九百四十八萬六千元，一九三一年度一萬萬八千八百九十三萬五千元，一九三二年度二萬萬一千六百四十四萬三千元，以上列數目爲據，推算新預算中之軍費如左：

陸海軍歷年所需軍費

三九九百萬元

新要求承認額

四二五百萬元

滿洲軍事費（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三月止）

五〇百萬元

參雜在各部之軍事費

二五〇百萬元

共 計

一、一二四百萬元

一九三三年度之日本軍費已達十一萬萬二千四百餘萬元，總預算二十二萬萬三千萬元，仍居過半數目，收入祇有十三萬萬元左右，日財界所以評爲破產預算也。如北滿再增兵，則所謂破產預算，猶是不敷，日政府將何以爲繼乎？

根據上項報告，我們可以了然日本每年度的預算，差不多有一半耗費在軍事上面；並且，預算激增，適爲軍費增加之果。前年（一九三一年）度日本的歲出，不過日金一、四七六、八七五、〇〇〇元；到了去年，東北事變發生後，歲出竟增至日金一、九四三、八一二、〇〇〇元；今年度更增至日金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歲出這樣的激增，當然不是日本財政能力所能担负的。日本高橋藏相和一般內閣大臣，徒知畏懼軍閥暗殺手段的毒辣，不得不通過「破產預算」，可是也曾想到今年度的「破產預算」，無端又增加日金三十一元的擔負放在窮苦不堪的國民身上，不會惹起全國國民的反動嗎？軍閥的暗殺，固然可怕；國民的反動，難道就不可怕嗎？我們不要拿很遠的例子來說，即如一九一七年俄皇的顛覆，不就是窮兵黷武的反應嗎？即使我們再退一步來說，今年公債的激增，還不會惹起全國的反動，可是，目前正是日本「魯難未已」的時候，

中日的糾紛，決不會像日本軍閥所幻想的那樣就解決了，時間必定會持久下去，空間也必定要擴大起來；以目前僅僅限於局部的中日戰爭，日本政府的財政，已經束手無策，如果問題從此擴大起來，自然，歲出更要大大的增加，同時，國民負擔的能力，又極度的低落，內部的反抗運動，當然會乘機而起的。試問到了這個時候，日本軍閥，還憑藉什麼力量去鎮壓他們自己的國民呢？在這種內外夾攻的惡劣局勢下，日本必定會跟着大陸政策的迷夢而幻滅，這是不容避免的事實。

乙 公債濫發

日本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歲出年年激增，歲入却無進展，因此，每年度的決算，總是入不敷出。年年這樣虧累下來，當然要把以前的公積金，耗費完盡，所以到了一九三一年，「〇」字的記錄，就出現在日本公積金的冊簿上。公積金的耗盡，還不能夠說明日本財政前途的危機，最好進一步去檢討成爲日本財政破產致命傷的國內外公債的情況，才能夠了解影響日本崩潰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在沒有用數字說明公債激增的情況以前，先闡明公債激增的癥結所在，我們知道，

公債激增，一方面是軍費膨脹之果，另一方則爲財政破產之因。日本軍閥，爲了實現大陸政策，於是激增軍費，整軍經武，欲使日本成爲獨霸世界的軍國主義的國家。加以在過去中日之戰，日俄之戰，日本曾經收獲極大的勝利，這種意外的收獲，更鼓勵着日本軍閥驕武的野心。可是，也正因爲窮兵驕武的原故，使國家財政的困難，達於極點。日本軍閥因爲憧憬過去的勝利，所以就把對外侵略看做富強的事業。在積極進行這種侵略政策的過程中，日軍閥充滿了小泉八雲所說的誇大思想。那就是小泉八雲在「日本與日本人」書裏所說的：『從未損失過一條船，打過一次敗仗的日本，曾將中國的勢力摧毀過，造成一個新朝鮮，將伊自己的領土擴大了，使東方的政治方面，全部變了顏色。這種使人驚奇之處，似乎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驚奇的，卻在心理學方面。』日本軍閥，正以此自豪，認爲他們真是天之驕子，可以兼併東亞，可以統一世界。於是對外的侵略行動，便在其所謂大陸政策之下，一幕一幕地扮演出來了。誠然，他們過去的企圖，固然沒有失望。可是因此所費的代價，也就不可以數計了。因爲掠奪愈熾，故軍費亦愈增。軍費的開支，已超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負擔能力之上，故造成近年來的財政恐慌，

使日本本身受了重大的虧損。但日本軍閥，不知休養生息，反而在國家財力捉襟見肘的時候，激增軍費，擴張軍備，向侵略的途上，突飛狂奔，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原於日軍閥這種盲目的衝動，卒使日本財政發生空前的困難，不得不濫發公債以資應付。他們還不覺悟，倒反十分樂觀。日陸相荒木貞夫曾經這樣的解嘲：『日財政雖因軍費激增，恐慌萬狀，然決不致亡國。譬登急坂，不過流汗，若遽停車，不進反退。一思及此，問題即時冰解。』從荒木的談話中，就可以知道日本軍閥不但沒悔禍的誠心，倒反以侵略爲得計。諺云：「不到黃河心不死。」日本軍閥，一定要把他們國家弄到沒落之後，才會覺悟的！

現在我們根據日本年鑑，將一九二六年以來的日本國債狀況，列表如下：（單位日金千元）

年 度	發 行 債 額	已 償 債 額	未 償 債 額	債 額 (日元)	國 民 平 均 每 人 負
一九二六	五〇四、〇九五	三六七、九五三	五、一六二、二五七	六〇、五九	
一九二七	六五一、〇八〇	四五一、三二七	五、三六二、〇一	六〇、四一	

一九二八 八七九、七七二 四四二、〇九一 五、七九九、五四七 六四、五三
一九二九 四四一、六二一 三三五、四五〇 五、九〇五、七八一 六五、七二

上表的數字，不過就某一年度發行的公債，整個的數量而言，使我們了然日本每個國民平均負債的數目，及其逐年遞增的情形。下表再詳細分別國內外公債的項目：

甲 國內公債

名稱	發行年份	清償年份	發行總額	未償債額
五厘公債	一九〇六年	一九三三	一·四四·九三·四三	一·三三·八三·八〇
鐵道公債	一九〇八年	一九三三	四七·三八·八〇	四一·三九·〇五
五厘特別公債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三三	三一〇·四〇七·〇〇	一三〇·八二〇·六〇
四厘公債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三三	二七七·三三〇·〇〇	二五七·一五三·五〇
五厘財政公債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三三	二·四四·九八·七五	二·二五〇·四三·〇五
五厘鐵道庫券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三三	八·〇〦·〦〦·〦〦	九·九九·五〇
總計			五·〇八七·七五·〇〦	四·五三·六〇九·二五

乙 國外公債

名稱	發行年份	清償年份	發行總額	未償債額
四厘金磅公債	一八九〇	一九〇七	10,000,000 鎊	九,三五三,五〇
續發四厘金磅公債	一八九〇	一九〇七	三,000,000 鎊	三,四六三,三〇
全前	一九〇七	一九〇七	10,000,000 鎊	一〇·七九·九〇
五厘金磅公債	一九〇七	一九〇七	三,000,000 鎊	三·八〇·八〇
六厘金磅公債	一九〇四	一九〇九	五,000,000 鎊	五·000·00
四厘法郎公債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七	四,000,000 法郎	四三·六四·00
六厘半美金公債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七	二五·00·000 金元	二五·七六·50
滿鐵金磅債券	一九〇二	一九〇七	一三·000·000 鎊	一三·000·00

上表還是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報告，到了次年，我們又接公債銳增的消息，現在把日本大藏省發表截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止的公債表，特錄如下：（單位日金千元）

甲 國內公債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一六

名稱	十月末現在額	十一月末現在額
五分利公債	一、八〇二、二一二	一、八一二、九〇九
甲號五分利公債	三九六、七〇二	三九六、七〇二
特別五分利公債	一三〇、八一六	一二〇、八一六
第一回四分利公債	一六五、〇〇七	一六五、〇〇七
第二回四分利公債	九四、五四一	九四、五三九
五分利國庫債券	二、三三三、五〇一	二、三三三、五〇一
四分半利國庫債券	—	二〇〇、〇〇〇
總計	四、九一三、七八三	五、一二三、四七七
名稱	十月末現在額	十一月末現在額
乙 國外公債		
第一回四分利付英 貨公債 (九、三五三、五〇〇磅)	同上	同上

五分利付英貨公債

(二二、八〇七、六四〇鎊)

四分利付法公債

(四一六、一九四、〇〇〇法郎)

第三回四分利付
英貨公債

(一〇、七九八、八〇〇鎊)

六分半利付美貨公
債

(一二九、七九〇三〇弗)

六分利付英貨公債

(一二四、〇〇八、二五三鎊)

五分半利付英貨公
債

(一二、四九九、〇三六
鎊)

五分半利付美貨公
債

(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弗)

南滿鐵付英貨公債

(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總

計
一、三九八、二九七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一八

國內外公債合計

六、三一一、〇八〇

六、五二一、二七四

上表告訴了我們，日本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的公債，比較同年十月份的，增加二萬一千萬元。到了同年十二月，日金一方面暴落，新公債一方面激增，所以日本內債增至五、一五〇、四五二、〇〇〇日元、外債增至二、四二五、九一〇、〇〇〇日元，合計起來，實達日金七、五七六、三六二、〇〇〇元。此外，還有一九三三年的一般會計九億元，特別會計一億二千萬元，共計十億二千萬日元，這項開支，也祇有發行公債，並且，日本所負的外債，因對外匯兌低落，無形之中，增加了一倍以上，如果把子息一併加入，到今年（一九三三年）末了，總算起來，日本國債必達日金九十四五億元。日本全年租稅的收入，不過日金七億元左右，而九十四五億元之公債，每年度的子息，即需五億元，這樣，每年度的稅收，只敷公債利息的開支，其他如行政費，軍事費，及償還公債本金，勢非重發公債不可。所以我們根據兩年來日本公債激增的狀況，去推測二三年後的日本，公債勢必增至百六七十萬萬日元。以日本財政能力這樣的脆弱，當然無力担负，必定會陷於破產的厄運。我們這種推論，並非過甚之詞。現在把日本商工會議所總

會會長鄉誠之明對於今年度新增之九億元公債的意見轉錄下來，就可以知道日本財政破產的厄運，已經迫近眉睫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東京日日新聞這樣的載着他的談話：『近時日本之財政，收支不敷，加以最近滿洲事變之軍事費，及其他巨額費用，不得已增發巨量公債。其結果必至物價騰貴，對外匯兌低落，更令經濟界陷於混亂，難免與戰後之德國景況相似，惹起悲慘之事態！』

末了，我們把最近日聯社和華聯社的東京電，轉錄在下面：

日聯社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東京電：今日國聯九人起草委員會報告書發表後，日本證券市場，極度恐怖，各券均跌至新低價，約在十元左右。商品市場，亦受此影響，供過於求，價皆大跌。市場前途，頗為悲觀。

哈瓦斯社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倫敦電：日本答復國聯會後，中日衝突局勢更形惡裂，致證券行市，為之跌落。日本一八九九年四厘公債，跌兩點而至四十九先令半；一九〇七年五厘公債，跌兩點而至五十九先令半；一九三〇年五厘半整理公債，跌兩點而至七十五先令半；一九二四年六厘公債，跌兩點而至六十七先令半；

遠東各國通幣中，日圓跌半便士而至一先令二便士五六二五。

華聯社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東京電：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各大交易所，因日本與國聯形勢，陷入最後決裂，前市各股票狂跌不已，後市股票因之展期開市。大阪交易所聞已決定暫時停市，東京，名古屋兩交易所亦行停市。六大城市人心搖搖不安。市面盛傳日本退出國聯後，必受國聯經濟封鎖之打擊。且傳日軍部將決意對華宣戰；隨後日美戰爭，在所不免；或謂日俄軍隊，已在某處衝突等。舉國若狂，謠言四起，警保局雖全力取緝謠言，但毫不見效。明晨東京，大阪，名古屋各交易所，想仍不能開市。所謂通貨膨脹景氣，所謂繁榮市面，亦因國聯形勢對日不利，早已不留痕跡。股票跌落最巨者，為東京交易所，其中最高價格之股票，比較今年春每股跌八十一元左右。可謂交易所創辦以來，空前未有之大混亂也。

從這三件電訊看來，驥武之國，內部已經發生像鄉誠之明所預測的悲慘事態了。目前空氣，雖然十分緊張，惡劣，却還是劇幕的開始，我們且耐心期待着這齣悲劇的閉幕吧！

丙 空前龐大之新預算案

空前龐大的日本昭和八年度的新預算案，已經議會通過了。現在我們先把大藏大臣高橋是清的公布，轉錄在下面，然後再去檢討預算的分配方案及其用途。

昭和八年度預算歲出，二十二億三千九百萬元，歲入共計十三億四千二百萬元，收支不敷八億九千六百萬餘元，全部以發行公債抵補。

在這幾句短短的公布後面，隱隱約約的出現許多戰慄的黑影。這表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怎樣的站在破產危局的面前顫慄着，及它企圖如何能迴避這個可怕的危局！預算中歲入的大宗，爲租稅，（五六%）官業，及官產，（三六%）。一九三〇年惟因恐慌與貧窮，頻年不絕於日本社會，使全國國民不能繳納租稅，且占租稅之五六%的間接稅繳納者，也因爲民衆購買力的減退，與消費品銷售量的減退，而損及其繳納額。並且，國民的貧困，又使烟草等的專員賣利潤減少。故歲入自一九三〇年來，亦有急退之勢。同時，歲出的數額，因爲戰爭情勢的切迫，也不得不劇烈增加。所謂「赤字預算」（出超預算）的出現也有三年之久了。而八年度預算中歲出入不均衡的加息與財政膨脹的情形，

却是從來未曾有過的。

關於八年度預算，日本御用的報紙說：膨脹的原因有三，第一，軍事費膨脹，第二，時局匡救費，第三，公債費的膨脹。

軍事費 第一，軍事費即指滿洲事變費與兵備改善費。滿洲事變費，是撥充滿洲國防上及治安維持上用的。這無論松岡洋右在國際聯盟席上怎樣的巧於雄辯，但「滿洲偽國」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傀儡，這個事實是無可否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御造」了這個偽國後，又為他担负這麼巨大的預算；日本政府原是軍閥懷裏的娟姑娘兒，所以自然也不惜為軍閥戰爭而投下多額的資金，開通道路啦，敷設鐵道啦，把松花江方面的依蘭及富錦武裝起來，準備為將來與蘇聯打仗的要道。更以齊齊哈爾為其出發點，經過大興安嶺，外蒙，海拉爾，至滿洲里，以進攻西伯利亞。丙日本的勞働羣衆，却壓榨出自己的血稅，為這種目的之使用。其次，為兵備改善費，總額達二億九百萬元。其中耗費。在陸軍方面，（一）充實在滿的兵力，及改編國內部隊，一三八，一三七，〇〇元。（二）補充教育，九，二九一，〇〇〇元，（三）諸短期緊急制度的改善，一

二，〇九二，〇〇〇元。（四）作戰資材的補充與整理，八七，八五〇，〇〇〇；在海軍方面的，（一）新艦維持費，一五，一九五，〇〇〇元。（二）航空隊航空兵器等經費，一五五，四〇〇元。（三）艦艇製造費追加額，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四）艦艇改裝費，二〇，六八八，〇〇〇元。（五）兵備充實改善費，二一，七一〇，〇〇〇元。

陸軍部大臣荒木氏曾經大聲疾呼地說：「我們要征服世界，國防與兵備充實費，是絕對不可缺少的」。這句話，現在已經到達實行的步驟了；不信，你們請看日政府正忙着從事大戰前的準備工作：

樺太，豐原的大飛行場計劃。

大泊——豐原——至蘇聯邊境，這條國道的太修改與武裝計劃。

新瀉大飛行場計劃。

富山懸，濱黑崎候補飛行場的敷設。

敦賀的大鐵港。

舞鶴港的大改築與大演習。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廣島縣，忠海毒瓦斯工場與北九州一帶防空設備的設施，

改築朝鮮國境附近的清津港，開拓清津港至敦賀的航運羅新大築港的計劃
日鮮滿航空網的佈置。

滿洲航空會社的創設。

台灣，臺南州，東石郡，候恆飛行場的劃定。

佳冬飛行場的地區擴大。

長途汽車道路的敷設與改革。

台北與馬尼刺之間無線電的聯絡。

日石會社的錦水石油增產計劃等等。

此外，兵士待遇的改善，已經實施的，爲將校生徒的增加，戰車隊的改編，幹部候補生制度與特科下士制度的成立，及最近爲要鎮壓軍隊內部的動搖，養成一種「勇士隊」。

這種鉅額的軍事施設費，與現在最活躍的軍需品工場，互相勾結，對於一切工人，

施行其非常強度勞動政策。又因日本軍需品工廠，大都是國家的機構，於是他們便藉「戰爭」，「非常時期」……的名詞，強制的實行軍事管理，拒絕勞働者任何經濟政治的合理要求。

時局匡救費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六十三屆議會，號稱「時局匡救議會」。他揭櫧着救濟貧苦農民與中小工商業的假招牌，其實，不過只是一種宣傳的空氣了。匡救費的問題，初議時，尙以爲有七八億圓之多，及至決議，則僅僅二億六千三百萬元。日本貧民，在經濟極度恐慌的時候，還不嫌數額過少，只求能夠得着實惠；誰知僅此區區二億元，日政府一則曰：「米與繭漲了價，農民不必救濟了」，再則曰：「惟有國防費，是一日不能缺少的」，結局弄得匡救費的大部分，附加於海陸軍省經費之中，作爲製造直接軍需品之用了。其餘的數額，則撥充建設飛行場，修改軍用道路，這些土木工程上去了。

八年度預算中的匡救費二億七百萬元，主管機關爲內務與農林兩省。內務省的匡救費，拿去撥充築路，治水，修築港灣等事業上去，總額爲一億四千四百九萬二千元。政

府說：這種土木事業，能夠收容農村的失業人口，是一種失業救濟策。但其實所謂「匡救」，也不過是頂頂名罷了，什麼築路、治水、修築港灣，不是和上面所述的諸軍事設施一樣嗎？正確的說，這些也都是軍事費。但不管他是否軍事費，只問他能否利用此項經費去救濟失業者不？匡救費中，土木事業費中有六七成是木材，鐵料，及西門汀等原料，都是昂貴的輸入品；其餘的部分，便給技師和包工的瓜分去了。同時。失業者逾三百五十萬人，既分不到一文工資，而他們生活上必需的消費品，（米及其他）則因紙幣的膨脹，飛漲起來了。政府說：每人平均的工資，以七十錢計算，八年度可以收容人員一億一千三百四十二萬人。如果依他所說的那樣，把整個的救濟費的拿來作工資，恐怕還不夠呢。故實際上添雇的不及十萬人，即使多些，也是拿不到工資的了。不甯惟是，地方的負擔，還要向全體國民身上層層榨取其公租公稅呢。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對於這種現象，還讚不絕口的說：「我相信時局匡救費若能繼續的維持三年，所期的效果，可以盡舉；」接着又說：「大家可以安心，經過三年後，人人都可富裕起來，至昭和十年時，且可增稅了。」這分明是宣傳「空繁榮」，遭失敗的一種胡佛式的空論！

再看農林省的匡救事業費，他的用途，分爲三項。（一）農村土木工程費，四八，四一〇，〇〇〇元。（二）復興農村經濟更生設施費。三，二三〇，〇〇〇元。（三）米穀貯藏獎勵費，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合計五六，六四〇，〇〇〇元。（一）土木工程費的處置，也和內務省裏的一樣，或以低工銀，或是無工錢的強制工人工作於軍事設施的工廠。尤其在現今澈底貧窮的農村中，還要強課捐稅，且以物租去緩和抗租的鬥爭。至於那些連米麥木炭等，（除繭外）也不能繳納的農民，則以強制勞役代替租稅。

（二）復興農村經濟更生設施費，亦不過是一種設立副業與小組合的暫時救濟策罷了。對於中貧農，差不多是不適用的。（三）米穀貯藏獎勵費，因爲米是比較可以久貯的，故最近有糙米貯藏獎勵法施行。但亦不過是戰時糧食政策的一種罷了。獲利的不是中貧農，却完全是地主與富農們。

國債費 政府擬以公債彌補鉅額的虧損，故八年度又發行新規公債十二億元。總計起來，公債數額已有八十億元之鉅了。利息以五厘計，共需四億元；加上因匯兌跌價而追加的利息一億元，共需五億元。這五億元的利息，白白的流到金融資本家手中去了。

利息的來源，歸根逃不出增稅或發行新公債二途。前者這裏不說，後者公債的增發，現在已有日本銀行承擔；日本銀行承擔了這項公債，又將無限制的發行兌換券，於是通貨膨脹，（即流通貨幣過剩）物價騰貴，一般勞動者於不知不覺之間，減低了勞動力的價格，形成社會不安的狀態。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的當局，還要澈底實行其驥武政策，一方面使歲出越發膨脹，另一方面使全體國民的貧窮狀態，愈陷愈深，因此，租稅的收入，大量的減少，特別的開支，却格外的增多，結果祇得增發公債，來抵補一切的缺縫。

現在，我們進而檢討整個的預算的用途吧。日本御用的報紙，社會民主主義的評論家，以及進步的財政學者們，大家都以上面說過的海陸軍費，及其直接附屬的設施費，才認為是真正的軍事費，其實，今日日本預算的全部，都埋在軍事的設施下，是以戰爭為目的的。要知今日之戰爭與昔日之戰爭，大有不同，其動員的範圍，及其使用武器種類，數量，食糧等，至為巨大。例如毒瓦斯之類，是無法貯藏的，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幾個軍事大工場的準備，及盡量的使整個的實業界各大中小工場轉化為軍事工場，例如

塞璐郎工場，肥皂工場，變爲火藥爆藥工場；保險箱工場，變爲坦克工場；曹達工場，變爲毒瓦斯工場，鐘表工場變爲砲彈信管工場；橡皮套鞋工場變爲氣球製造廠；白銅及鉛製品工場變爲小槍工場，人造絲製品工場變爲飛機漆料上用的皮膜工場等是。

關於戰鬥人員，戰爭第一次的動員，須一百萬人，長期的繼續戰爭下去，須有一千萬人的動員，僅僅二三十萬的現役兵士，無論如何是不夠的。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有後備軍，在鄉軍人，青年團，青年訓練所，消防隊等有系統的訓練，（包括精神的訓練）而要求一切設施，且不惜爲這些設施，支出其預算的一部分。這一切設施，雖不是直接爲兵士及兵器而消費，但都是與軍事有很重要的關係。所以若僅將名目上屬於海陸軍部或與其直接有關的項目，例如：外務部的滿洲事變費，「僞國新京」之司法領事館的設置費，財政部的憲兵司令部設置費，滿洲事變費的第一預備金，教育部的航空研究統一試驗費，航空研究所飛機製造費，郵務部滿歐事件費，拓殖部的滿洲移民費等，算做軍事費，那是很錯誤的。

次如時局匡救費，也是直接以戰爭爲目的。日本政府爲滅除其後顧之憂，可以一心

從事戰爭起見，對於全國民衆貧窮化的傾向，不得不標榜一種「救濟」的招牌來。然而一方面所謂「匡救」，不過是免除政府地位的動搖，並不是真心對勞働者及失業者有意救濟。他方面，這種虛偽的匡救，不過是一種視當局者利益爲轉移的最小限度的「匡救」，永遠得不到實惠的。這些「匡救」，僅在某地方軍事土木工程，或軍事產業工作上，冠上那好聽的「失業救濟」的美名罷了。待我們知道了所謂匡救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後，則「匡救費」之以戰爭爲目的，更無待辭費了。最後，那源源不息的將利錢輸入金融資本家手中的國債費，更是無庸說起了。

這樣，則知所謂軍事費者，不過專指那直接以戰爭爲目的者而言。其他經費，則是間接的，再說一句，整個的日本預算，是以戰爭爲目的；無論那一項目經費，都逃不出爲這個目的而消費。由此，我們可以了然日本新預算案所以必須如此龐大的癥結所在了。

三 日本社會經濟的危險

甲 生產衰退和生產過剩

這幾年來，日本生產事業，因為在世界經濟恐慌的高潮中，已經陷於極度恐怖的境地，日本軍閥，還要在國內不景氣的時候，挑動國際戰爭，使整個的生產事業，成為軍事工業的附庸，以促其工業基礎的瓦解。現在日本的生產事業，一方面發生中小企業倒閉的事實，另一方面又暴露大企業成貨堆積的恐怖，如在一九三〇年，鋼鐵工業部門，低減百分之三十三以上，西門士工業百分之五十，製紙業百分之三十五。但是生產額只管去限制，生產過剩還是過剩。一九二八年貨物以存庫額爲三萬萬八千四百四十萬日元，一九二九年爲三萬萬八千五百三十萬日元，一九三〇年爲三萬萬九千零三十萬日元，一九三一年上期爲三萬萬四千一百三十萬日元。在存貨中，有許多堆積到三年之久還不曾出庫的。一九三一年上期存貨比較的減少，那不是因為市場的暢旺，而是因為生產的減少。自一九三一年第四季至次年第一季，貨物的堆積，仍在逐漸增加中。據東京日本倉庫聯合會的調查，日本全國十六倉庫的貨物保存量是如次的情形：

目別	一五三·十	·十一	·十二	一五三·一	·二	·三
金額	四八·二九	三九·五三	四〇·六六	四一·三五	四二·三七	五四·〇七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三二一

件數 二〇·〇一·五三 三·八六·〇四五 二四·一四·六九 二·二九·〇〇七 三·三一·五二 一·三九·〇〇七 二元·一五九·八九
現在我們進而檢閱日本生產事業的詳細情況吧。日本各種主要工業的生產，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就在常行強制的限制。茲將其限制率介紹如次：

時 間	稱 稱	一九三〇上半年	一九三〇下半年	一九三一上半年
石炭 素	——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製 粉	——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紙 版	——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製 紙	——	三五·〇	三五·〇	三五·〇
麻 織	絲 織	三〇·五	三五·〇	三五·〇
人 造 絲	絲 織	二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
生 絲	紗	二〇·〇	二〇·〇	八〇·〇
紡 織	——	二七·二%	三四·四%	三〇·八%

洋炭 五三·二

五三·二

五三·〇

鋼材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銅煤 |

八·八

八·八

一〇·〇 二三·〇

二七·〇

(註)據中東半月刊三卷三號一六頁。

本年上半年的情形，紡織減低百分之四十五，人造絲減低百分之三〇；反之，鋼鐵等反增高百分之一〇。紡織和人造絲業，是日本的基本生產業，紡織人造絲生產之非常的縮減，這正表示日帝國主義經濟的困厄情勢；重工業生產的增高，倒不是因日本佔領「滿洲」，已開始在完成其重工業的發展，乃是軍事工業之加工生產的原故。說到這裏，我們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日本資產階級，因為是由封建統治階級直接轉化過來的，不是由「町人階級」用革命的鬥爭去推翻封建統治階級以後，自己成長起來的。因而日本的資本主義，一出世就帶有很濃厚的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色彩。所以當她的輕工業還沒有發達起來之先，重工業方面的軍事工業就已發達起來了。直到現在，在日本的所

謂重工業，除軍事工業外，是卑卑無足述的。自「九一八」以來，由國際風雲的捲動，日俄以及日美間的形勢之緊急，日本的軍事工業，乃更在盡情的加工生產。所以，這並不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前途的光明，而恰恰是其險惡的阨運。

因此，我們在這裏所要考察的，是日本的輕工業——紡織工業等。而輕工業的生產，雖然在極力縮減，而成貨的堆積，依舊是沒有什麼減少，並且還在增加。下面的數字，明白的指示了出來：

一九三一年十月	九九、六一六	十一月	一一二、九二二
十二月	一二二、三一五		
一九三二年一月	一一六、七四五	二月	一一八、四一六
三月	一二一、二二四	四月	一八〇、五四七
五月	一四五、〇五〇		

(註：單位捆，係東京，大坂，神戶，及名古屋四大都市堆積的棉製品，根據紡織聯合會的調查。)

上表的數字證明，自一九三一年第三季至本一九三二年第二季，日本棉製品的堆積量，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逐漸增加。

現在再拿日本的生產情形來看。

日本生產統計（以大正二年爲百分之百）

月 別 生產總指數

一九三一：一	三一三・三
：二	三一三・二
：三	二九二・三
：四	三〇〇・三
：五	三二〇・四
：六	三一七・〇
：七	三四二・三
：八	三四五・九

：九 三三五、七

：十 三三七、六

：十一 三三九、三

：十二 三三五、一

這是日本資產階級的機關，「東洋經濟新報」發表的數字。是含有誇張的成份，不能視為十分正確的。實際上，日本的生產事業，自「九一八」以來，更加大量的銳減。

從勞動工人的數目逐漸的減少，就不難明白的。假使勞動者的就業總數，以昭和五年度平均為百分之百，則六年度三月為百分之七五，十二月為百分之七四點五，本年三月便減至百分之七三點五了。

又據村山重申在現下的恐慌和勞動爭議（新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五號）一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上半期日本的生產總額較前一年的同期減少百分之一二、三。所以我們說「東洋經濟新報」是含有誇大成分，不能視為十分正確的統計。並且，村山重申在同文中還說了：「本年（一九三一年）上半期的新設和擴張事業計劃基本的總額為四億六千八

百二十二萬三千圓，較昨年同期增加一億六千七百十九萬七千圓，較昭和四年同期減少一億五百九十五萬七千元。而資本金實數二億八千五百餘萬元中的新設事業爲一億三千四百二萬圓，較昨年同期激減九百二十一萬四千元，較前年同期激減一億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六千元。」此外，再據日本三井銀行調查，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日本全國因產業萎頹，或減少資本，或合併改組，或自行解散之公司數及實在資本數，有如下表：

年 度	減 少 資 本		解 散
	公 司 數	資 本 金	
一九三〇	三二一	二五二、三二三	八二三
一九三一	一六	一五六、七〇九	二二七、六二四
上半 年		三三四	一二四、三七四

（註：單位日金千元）

日本資產階級在這樣頹唐情勢之下，只有加緊對勞動大衆的剝削，延長工作時間，提高勞動強度，以減低生產的成本，藉以維持其最後之掙扎，如以棉絲一捆（三百一十

二斤）二十枝爲標準的生產費來看，在一九二九年下半期爲日金四〇元，一九三一年下半期便減爲二八元。從這個減低的程度去看，我們可以想見日本資本家對勞動者剝削是如何的殘酷呀！然而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

日本資產階級雖然在施行強度的剝削，以期提高其利潤率；而實際上，是否能如願以償呢？我們把下面的一個統計介紹出來，便不難想見：

日本絲棉市場價格

月 別	最 高 價	最 低 價
一九三一：十二	一二三、五日元	九〇、五日元
一九三二：一	一四〇、三	一二五、九
：二	一五一、〇	一八二、八
：三	一五七、四	一八四、五
：四	一三六、四	一二三、一
：五	一二六、五	一一八、九

棉絲價格，在本年第一季，曾有一度的上升；但是這完全由於金再禁的關係所強制激成的結果。到第二季二月，便又在急激的下降；這是第一季的價格不自然的膨脹過去以後之必然的逆襲的結果。所以日本資產階級想由勞動者的身上去提高其利潤率，而生產品價格的無法回復，因而仍是很低微的。

日本的重工業的軍事工業，雖然在增高生產，提高工作率，但那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上，不但沒有良好影響，反而促進生產事業的崩潰，使日本工業資本主義的基礎趨於瓦解，形成日本帝國主義莫由解救的經濟厄運。

乙 貿易銳減和物價低落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後，憧憬歐美物質的文明，從事培植工業的基礎，可是，她始終是在輕工業的製造生產中徬徨着，對於重工業，除却軍事工業以外，可以說還是幼稚得很。所以日本每年祇是輸出一些人造絲到美國去，棉製品到中國來。因此，日本的對外貿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年年都是入超。現在我們從一九二一年起，至九一八

事變止，把日本每年度的輸入和輸出的數字，表列出來：

年 度 輸	出 輸	入 輸	超
一九二一 一、二九七、二六三	一、七三〇、四八七	四三三、二三三	
一九二二 一、六八五、五〇四	二、〇二三、〇二七	三三七、五二二	
一九二三 一、四九七、三四七	二、一一九、九九六	六二三、六四八	
一九二四 一、八七二、〇四七	二、五五七、七一七	七二五、六六九	
一九二五 二、三七七、九一九	二、七三四、六九九	三五六、七八〇	
一九二六 二、一一八、九〇九	二、五六五、八六三	四四四、七二七	
一九二七 二、〇六五、〇八九	二、三五九、一三〇	二九四、〇四一	
一九二八 二、一三八、〇九四	二、三七二、九九九	三三四、九〇四	
一九二九 二、二一七、六五八	二、三八九、一七七	一七二、五一九	
一九三〇 一、五一八、六一四	一、六八〇、二九四	一六六、六七九	
總 計 一八、六八七、四四四	二三、五七五、六六六	三、八八八、七二二	

上表是根據日本大藏省的報告。指示着日本在這十年間的對外貿易，年年在大量的入超，總數已達三・八八八・七二二日元了。「九一八」以後，日本對外貿易，越發陷於凋落。現在我們根據華聯社一九三三年二月東京訊，再把「九一八」以後的數字，排列在下面：

(華聯社東京訊)據日本大藏省發表，一九三一年三二年之貿易數如下。(單位千元

▲入超)

A：貿易之部內

(一九三一年度)

上期

本土 入出 五五七、四〇八
▲ 一一三、三四四

入出 五六九、五七三
▲ 二四、六五二

朝鮮 入出 三二、二二四
▲ 二六、三四八

入出 二六、八九五
一三、五七二

台灣 入出
一五、九、七二〇五五

入出
一五、九、四一七四六二〇四四

南洋 入出
一一一三九六

計 入出
一七五九三八三〇七九一五〇五

上下期總計
▲一五一、三五五

(一九三二年度)

本土 入出
二八五、六一四六六九、七五七七一四一八七

朝鮮 入出
二三五、三八五六一四六六九、七五七七一四一八七

台灣 入出
○七七、○七七、五六一、二四二二三八五、八九一、五五〇一七六

入出 入出 入出

▲ ▲ ▲
二六八、四一六五四〇、三九二〇四五、二三五
一一、二一、八二四、六七一、二二〇、五九四
二三〇、八二四、九二三、六七一、四七三、四七三

計
—
入出

五七二、五八三
八七三、四一六
▲ 三〇〇、八三三

入出

八八四、七一三
六五一、一一三
▲ 二三三、六〇〇

上下期總計 ▲ 五三四、四三三

華聯社的通訊，告訴了我們：「九一八」後的日本對外貿易，更是江河日下了。輸入量的增大，這並不是日本市場購買力突然轉旺，也不是日本生產事業恢復了景況，要大宗原料的輸入；事實上恰恰相反。乃是日本在對華施行軍事侵略，軍事工業的加工生產和軍事工業所需原料的增加，這是日本軍閥在中日局部戰的時候，預先儲蓄進攻俄美兩國所需要的軍事工業原料。日本資產階級自己難然在說，本期輸入的商品，主要爲棉花，羊毛，鐵類，小麥等。可是我們曾記得，在本年二三月間，日本在紐約市上提高棉花價格，盡量收買，主要用途在報於軍事工業方面，當時美國的資產階級，亦會有拒絕售賣的主張，這是當時的報紙也會披露過的。在同期間，日本在法國和波蘭等國家，訂購大批軍器，這些國家當時增加軍器的製造，以應日本之需要，也是一個衆知的事情。因此，本年第一季日本對外貿易入超額爲前此未曾有的鉅大數字，這自然於日本資

產階級的經濟上，是一個最大的危機的暴露。而在拿本年等二季入超的數字來看，日本資產階級自爲掩飾的企圖，就不免原形畢露了。

日本貿易輸出的銳減，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實。日本商品的主要輸出地爲中、美、英、法及南洋各地，尤其是美國佔着最大的數量。可是美國因爲自身恐慌的加劇，而且正在減低生產，所以對於日本人造絲的需求量也不免隨着其恐慌的加深而愈加低減了。雖然日本的人造絲，曾經被政府用過津貼的方法，強制運美減價販售，企圖恢復美國的市場，結果仍歸是無所補益。在英國，因爲關稅壁壘的加高，和英國市場的凋蔽，對於日貨的需求的購買力便大爲減少，所以日本輸往英國的商品，不能不受其阻撓而降下了。在法國也和在英國的情形一樣。在印度南洋各地，同樣是受世界市場衰落的影響和其他國商品的乘機代替所造成的結果，在印廣更因爲自國紡織業的發達，無法脫售。在中國，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前的情形，一方面因爲中國農村經濟的凋零，及天災的奇重，致使市場購買力大爲衰落，一方面又因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的棉紗紡織等物，已經被中國新興的紡織工業奪去市場的一部分。自「九一八」以後到現在，又以中國民

衆實行杯葛政策（Boycott）及中日軍事的阻撓，那不僅日本對華的輸出，華南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九，華中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華北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三，而且連日本在華設立的工廠，也大半停閉了。自然，這不過是一個特殊的情形。可是這個特殊的情形，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也確實增加了不少的成分。在日本原來是因為被恐慌圍攻得四無出路，才採取對華市場的武力侵占的手段，想藉此殺開一條血路。恰好相反，日帝國主義者這一個企圖不但沒有得到絲毫的實益，反而加緊了自身恐慌與崩潰，這大概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意料不及的吧。

日本對外貿易的衰落，從鐵道和海上運輸上看，也可以明白指示出來。鐵道運貨量在一九二九年每月平均約在五六百萬噸，一九三〇年減落至四五百萬噸之間，一九三一年則落至四百萬噸，一九三二年第一季各月平均，則不足四百萬噸。鐵道收入，一九三一年每月平均爲日金三四、六二九元，一九三二年一月則降至三三・五一六千元。航海業，日本原有航海輪船五十餘艘，至一九三一年末，勉強開行的僅十餘艘，停航噸數，已達一百五十萬噸以上。至一九三二年以來，則爲如次之數字。

月別	大西洋	太平洋	澳洲印度	總計
一九三二·一	六七·七五	五六·三五	三五·〇七五	一·四四·八八
二	五七·四五	四〇·一五	三五·〇七五	一·四〇八·四一
三	五三·一四	四一·二六	三八·〇九五	一·三七四·三七四
四	五九·九〇	四〇·一五	三〇·八三	一·三〇〇·八七〇
五	六〇·五三	三七·〇五〇	三八·九三	一·三三六·五九〇
六	六〇〇·〇七	三三·〇七四	一九·一五	一·一二五·三〇四

(註：單位重噸)

照右表的數字看，日本商船噸數，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以來，仍是逐月遞減的；並且六月比一月約減少三分之一，總數僅一百一十二萬五千噸。日本航業的主要區域是太平洋和澳洲印度，對此二處航行噸數的減少，更是厲害，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對大西洋的航行噸數，雖有減少，但還能保持六十萬噸左右。不過大西洋並不是日本航業的主要區域，這也並不是表示日本對大西洋的貿易保持了原有的地位，乃是包含有很大數量的

軍事用品和軍事工業原料的運輸在內。

從一切方面去觀察，日本的對外貿易情勢之惡劣，真是窘迫得走頭無路了。東京的每日新聞說得好：『從日本對華貿易銳減的境地所生出來的意義，殊堪值得注目，日本的糖，化學業品，紙，棉絲等商品，實際已無交易。輸入中國之機械器具已完全停頓。英美歐洲之出品，立起而代之，印度煤代日本輸入廣東，瑞典紙代日本輸入上海，日本絲織品在上海深受排擠，歐美出品得以暢銷。因此，日本棉業的大衰落，正與英貨之激增相對照。』；『正進對華貿易銳減之際，又遇英政府採行關稅保護政策，』；『日本對華貿易額，在一九三一年爲日金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此大數量之貨物，不僅直接受英國關稅之影響，即在中國、印度、非洲等處的商場，恐將均爲據有優越地位之英貨所佔據。』；『美國的人造絲市場，對日本人造絲的需要，已有驚人的銳減。』；『這一些情形，都在表示我帝國產業界正值多難之秋。』真的，日帝國主義因軍閥盲目的贊武窮兵，已經被恐慌圍攻得走頭無路了。

貿易的衰落，他方面便在反映着物價的低廉和世界市場的恐慌；物價的低廉，同時

又在反映着生產的過剩和世界市場的凋零。日本物價低落的情形，如以一九一四年七月為一〇〇，則一九二九年六月為一七六，一九三〇年一月降至一六〇，十二月降至一二八，一九三一年六月更降至一二〇，兩週年間約低落三分之一之價格。現在把一九三一年及三二年的情形，再詳細介紹一下：

月 别	批發價格 (一九三一： 二三為一〇〇)	零售物價 (一九三一： 三為一〇〇)	食品零售物 價(一九三一： 三為一〇〇)	重要貿易輸出 批發物價(一九 三一：三為一〇〇)	重要貿易輸入 批發物價(一九 三一：三為一〇〇)
一九三一：一	六一八	八三七	八三七	五八	去一
： 二	六一九	八三七	八三三	去一六	去一三
： 三	六二二	八三〇	八三二	去一七	去一四
： 四	六二五	八三八	八三四	七三六	去一四
： 五	五九九	八一·一	八一·七	七〇二	七一·一
： 六	五九二	去一·三	去一·三	七〇三	七一·四
： 七	五九三	去一·四	去一·四	七〇四	七一·五
： 八	五九五	去一·五	去一·五	七〇五	七一·六

：八

貳〇

大九

八〇

六七

三三

：九

貳五

老九

老七

六三

充四

：十

貳〇

老七

老六

六三

交〇

：十一

貳一

老六

老四

六三

交一

：十三

貳一

老一

老一

七〇

吉〇

一九三一：一

貳二

老九

八二

七五

老一

(註：根據日本商工省調查統計所製。)

上表數字表示自一九三一年至次年一月，一般物價都是下降之勢；第四項價格的下降，是反映國外世界市場恐慌的深刻化；第五項價格的下降，是反映着國內市場恐慌的深刻化；第二項第三項價格比較特別的高，是在表示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的規定超過國外市場價格的規定，同時也就是以獨佔價格的規定，加緊向消費的貧苦民衆的剝削。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以後，物價指數的上升，是由於對華施行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而引起食糧等生活必需品價格的騰貴，又加以金再禁的激動，致引起一般物價指數的上升。現在

再拿日本銀行對於物價騰貴的解釋來看。

東京批發物，自金再禁以來，由於匯兌暴跌之影響，逐日上升，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止，東京批發物價的騰貴率為九分九厘。自入三月後，因美國市況不佳，匯兌略趨穩定，加之國內商人，因物價昂貴影響，購買力大為薄弱，零售商店非減價發售不能出脫，故物價漸形緩和，較前兩月微弱一分八厘。該調查報告所調查之五十六種商品價格的結果是如次的：

(一) 謂貴十八品：米，小麥，甜醬，醬油，日本酒，雞卵，油，紡棉，麻，藍，洋鐵，西門士，玻璃，洋紙，苛性曹達，皮革，石油。

(二) 低落二十七品：大麥，大豆，裸麥，小豆，小麥粉，硫酸，阿母尼亞，魚肥，砂糖，鰹節，牛肉，生絲，紡綢，絹手巾，紅毛綢，絹裏地，綿絲，白木棉，金巾，毛織絲，毛斯綸，木材，鉛，石材，草蓆子，石炭，薪炭。

(三) 堅定十一品：油粕，製茶，鹽，西洋紙烟，真綿，羅紗，洋釘，煉瓦，瓦，日本紙，燐寸。

我們從這些商品中，可以看出，騰貴物品中，十分之九爲生活必需品；低落品中，不是奢侈品，便是工業原料和建築材料，其他幾種農產品，對於生活必需上，是不十分重要的；堅定不變的幾種，有幾種如紙烟……是關人必需消費的奢侈品，有幾種如煉瓦……是建築上的材料，如日本紙，是文化上的必需品。因此，由這個調查，越發把日本經濟恐慌的嚴重性暴露無遺了。

丙 失業之恐慌

日本的失業問題，也隨着其經濟恐慌程度的深刻化而益形深刻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以前的失業統計，據日本社會局調查爲四二五、五二六人，這數字是未能十分正確的；因爲他調查的內容，是分爲「給料生活者」，「日傭勞動者」，「其他勞動者，三項」，把最重要的產業工人並沒有詳細的類別出來，這不僅是有意在隱蔽，而且是十分不健全的。加之日本也和中國一樣，東方式的家族制度，還是強有力的存在着；所以工人失業後，就有不少回到其家族中去生活。在這個情形之下，又隱蔽了很大的數目。據研究第一期二一八頁，說一九三〇年日本失業勞動人數的實數，已達一百七十萬之多；一九三

一年，「九一八」前，已達三百萬人；此後更因軍閥窮兵黷武，挑動華人惡感，以致對華貿易，大量衰落，于是國內祇得縮減生產。其影響所及，不僅多數的大企業歸於停閉，就是失業勞動人數也因此增加百萬以上。所以到目前，失業總數約達七百萬左右。由此可知，日本的失業問題，是如何嚴重了！一個最小的國家，竟有這樣大量失業數字的存在，政治的恐慌情勢，可想而知了。而日本向來對於工人，完全沒有較完善之社會保險的。這些失業的羣衆，他們在飢寒威迫之下，除去和軍閥，資本家血戰外，還能往那裏去呢？

就是日本以在業工人，他們也因為資本家的減少工資，提高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還不時以解僱去恫嚇工人。所以他們的生活，也是陷於很悲慘的境地。為了改善自身的待遇，他們也是蠢蠢思動。現在我們再把勞動者就業的時間，用數字來表出，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勞苦了。（根據日本銀行勞動統計發表的數字）：

日本勞動時間統計

一九三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織維業及染色機械及器具	九・四六時間	九・四九	九・五三	九・五一	九・五五	九・五一	九・四五	九・四七	九・四五
化學	九・〇三時間	九・二〇	九・一八	九・七	九・一八	九・一六	九・一四	九・一五	九・一六
飯食物	九・三三時間	九・三三	九・三四	九・三三	九・三三	九・三七	九・三七	九・三七	九・三七
雜工	九・〇八時間	九・一七	九・一九	九・一九	九・一三	九・一六	九・一三	九・一七	九・一九
平均	九・二六時間	九・三	九・三四	九・三三	九・三三	九・三一	九・三一	九・三一	九・三一
照這個數字看，在日本，所謂「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的三八制，日本的工人階級，是未能享受的。而且上表的數字，還是不十分正確的。據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的報紙載，工作時間甚有長至十二小時的。									

勞動者工資的收入是相對的減少，最低生活費的付出，隨着物價上騰反而增高了。

關於過去兩年的情形，勞動者已經深刻的感着痛苦，今年的情形，在最近數月內，食糧及其他生活必須品物價的飛漲，勞動者的生活便更是陷於悲慘境地了。過去數年勞動者生活費支出的狀況，據日本資產階級的統計，是如次的：

東京地方專賣局直轄工場自昭和三年至五年三個年度（由每年二月份起）勞動者每月平均支出

	第一生活費 （食料，住居衣服等）	第二生活費 （教育，保險，交際等）	第三生活費 （交通雜費等）	合計
二	三・九	一六・三五	八・八	100
三	六・九	一五・五〇	一八・三	八九・〇七
四	一・一	一七・六一〇	一六・二	100
五	六・〇	一七・六三	一八・九	100
六	五・六	一七・一〇	一三・二	100
七	六・三	一六・一五	一三・四	100
八	六・〇	一五・一五	一三・七	100
九	六・七	一六・九一〇	一三・四	100
十	六・五	一五・六八二	一五・六	100

十二	六・七	六・六・七	五・〇	一五・〇〇	二六・三	二六・一五	一〇〇	九・七七
十三	七・七	二・三・四	五・四	二六・〇九	二三・五	二二・四四	一〇〇	一六・九七
十四	一	五・五	五・〇六	二四・九	二四・三五	二六・六	二六・二五	一〇〇
十五	平均	六・七	六・六・五	二七・八	二八・八五	二九・五	三一・六六	一〇〇
昭和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註：根據日本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八號，六三頁，單位日元。)

照右表的數字，第二生活費所占的百分比，是極其微小的。這表示勞動者工資所得，除勉強維持其飢餓的生活以外，便沒有餘力去從事教育保險交際娛樂等事了。昨今兩年的情形，比較還要惡劣，此刻手下雖然沒有此項統計材料來證明，但從前面敘述過的其他情形去觀察，是可以推斷得出來的。並且勞動生活狀況，一年一年的比較惡劣，下面的統計也可以替我們指出來。

東京地方專賣局直轄工場各年度資金貸付額

大正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昭和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男人數	二六	三五	三毛	三三	三一	三四	三四

金額	三・八五六	5.05	一八・四三七	二四・三三	三・九九	三七・四三	三五・一〇一	三五・八〇三
女人數	三	七	三	空	七	八四	二六	一四九
金額	一・一八〇	四四五	一・六二〇	三・九三三	四・六四〇	六・三七〇	七・八九三	七・〇〇五
總計人數	三九	六	五五	三九	三六	四三	四八	八八八

(註：根據同上表，但頁數爲六七——八頁，金額單位日元。)

此項貸金，是例須每年按期收回的，所以勞動者不致萬分無法時，多不願借貸的。自昭和三年後，資本家更限制貸借；然而貸借的人數還是一年一年的加多，而平均各人貸債的金額，則是大爲減少了，這是由於限制的結果。

在這樣情形之下，勞動者所形成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便隨着劇烈化了。他們已經和城市失業工人及農村羣衆的鬥爭，手握手的在向前進行着。今就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發表的十年來勞動階級鬥爭的件數和參加的人數來看，則爲如次的一個情勢。

十年來日本之罷工統計

門爭件數

參加人數

大正十年	八九六	一七〇、八八九
十一年	五八四	八五、九〇九
十二年	六四七	六八、八一四
十三年	九三三	九四、〇四七
十四年	八一六	八九、三八七
昭和元年	一、二六〇	一二七、二六七
二年	一、二〇二	一〇三、三五〇
三年	一、〇三三	一〇一、八九三
四年	一、四二。	一七二、一四四
五年	一、二八九	一九一、八〇五
六年	二、一四六	一四一、六五三

(註：根據日本勞動時報)

這些數字是不能十分可靠的，昭和六年度的數字更和實際情形相差很遠。據前引『研究』二二三頁上說，昨年日本罷工案件有四千餘件之多，參加人數在二十五萬以上。日本勞動階級鬥爭的件數和參加的人數，隨着恐慌的發展在一年一年的加多和擴大；尤其自一九二九至三一的四年中逐年鬥爭案件更為增加的猛烈，參加的人數也是很猛烈的擴張。

在這裏，我們不憚煩瑣的，再考察一下日本勞動者階級鬥爭發生的原因和內容，據日本社會局勞動部發行之勞動時報載：

(一) 歷年在各工業部門中所發生之勞動鬥爭件數

昭和一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九月止)

機械器具製造業	一九八	一五三	二七六	六二一	三四五
化學工業	一七八	一〇七	一九七	三七三	二五五
染織工業	一八二	一三一	一七三	三一七	二四一
飲食物製造業	三三	二八	三四	四六	四八

雜工業

一八七

一三九

二四二

三五七

二四〇

鑄業

二七

一五

二三

四一

四〇

瓦斯電汽業

三

三

五

八

運輸業

一二六

八四

一四七

二五八

一五八

土木建築業

四一

三一

六〇

九七

九〇

通信業

五

一〇

九

八

一

(二) 鬥爭發生的原因別件數

要求增加工資

二〇九

一八四

一九一

一二八

二一八

反對減少工資

一三三

八六

一九三

六一四

三〇五

反對支付工資方法
的變更

七七

二六

六七

六〇

八二

要求縮短勞動時間

二〇

一二

二三

一五

二六

要求休息日的設定

三

四

一

三

反對作業方法規則
的變更

二六

四

二七

三

一七

要求確認勞動組合的自由	八	一〇	七	一一	一二	一三
勞動委員會的設施和組織權限的變更	二	一	〇	〇	〇	〇
要求工場設備和增進福利的設施	一四	一二	七	四	四	四
反對辭退工人	二一七	一二〇	一九二	四四五	二一四	六〇
排斥監督者	四六	二七	三四	二七	二七	二七
其	二七七	二六九	五一〇	九六二	七三五	七三五
資本家停閉工場	二〇	二五	二八	九〇	九〇	九〇

(三) 同盟罷工怠業封鎖工場鬥爭件數和參加人數

昭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鬥爭件數 四九五 三八三 三五九 五九 六六

參加人數 七九·三三 七九·六三 七九·三三 七九·四四 八·三五

這些數字，當然還有不少隱蔽，但是已經夠了。我們再不須引用他種數字，即此

對日本勞動鬥爭的情勢，就能十分明白了。

照表（一）的數字看，鬥爭發生在機械製造工業，化學工業，染織工業，運輸業等各主要產業部門中的次數為最多；這在表示階級鬥爭的前哨，已深入到了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司令塔。照表（二）的數字看，鬥爭原因發生於資本家辭退工人，減少工資，和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的次數為最多。這一方面在表示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加緊剝削，他方面又在表示勞動者生活的悲慘，幾至再無法「照舊生活下去」。在五年度和六年度，這個情勢的進展更是厲害。第末項的數字，更在表示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已是到了劇烈的崩潰的程途。表（三）的數字，在表示階級鬥爭的意義，已由漸次的發展而到了最後的形勢；資本家已無力去防衛生產機關，反之，勞動者已充分有處置生產機關的能力。

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者和失業勞動者，聯合進行暴動和進行示威，並不斷的和凶殘的警察肉搏，這種事實，最近一年來，在日本幾乎是「無日無之」的事情。他們並且和鄉村農民不暴動，已經成立了一個內部的聯繫。由此可知日本勞動者失業問題的日趨嚴重了。而日本軍閥，尚不覺悟仍原行其盲目的侵略政策，這不過使日本內在的崩潰的

危機，更加迅速的爆發出來罷了。

丁 農村之破產

在日本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上，農業所佔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因此農村的恐慌，也能直接構成政治的恐慌或加深政治恐慌的程度，而使之擴大化，白熱化。

日本的食糧是極度的缺乏和不足的，但是日本的資產階級站在其營利的立場上，却彷彿毫無感覺似的。一面是食糧在大量的輸入，一面却又在大量的輸出。據日本農林省的調查：在一九三二年（昭和六年）度，日本大米等農產物的輸入額，為日金五萬萬七千三十九萬八千元，而輸出額竟亦達日金四萬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萬八千元。這是一種什麼意義呢？我們把下面的一點數字介紹出來，便不難明白：

• 昭和五年度日本水深村農產品生產費及販賣價格

農產種類	販賣價格	生 產 費	農民損失額
米（一石）	一八、〇〇元	二一、〇〇元	捐三、〇〇元
麥（一石）	一〇、〇〇元	七、〇〇元	捐三、〇〇元

繩(一貫)

二、〇〇元

三、五〇元

損一、五〇元

(註：根據片山哲之農村窮乏的事情)

農民在生產費價格以下出賣他們的農產品；但是以這樣的價格去出賣農產品的，大抵是小農或貧農。因為他們受地稅和負債的壓迫，不得不被強制的用賤價去出賣他們的生產品之一途。富農和地主，是沒有這個必要的。同時貧農們自己一年所需要的食糧，仍然是不足；因此又不得不用昂貴的價格再去買進。資本家在這個買進賣出的投機勾當中，漁取厚利，農民便陷入苦痛的深淵了。

拿上述水深村的所謂信用組合的貸付額來看：在昭和四年度貸付總額達日金一四四，六九一元；五年度達日金一五三，三九〇元；六年四月十日止，就達到日金一六五，一三三元。這裏的債權主，名義上是所謂信用組合，實際上便無疑的是一個高利貸者的剝削機關。這些事實，在日本，不過是一個例子。

其次日本農民的租稅負擔，更是很奇重的。據日本大藏省昭和六年度所調查的農工商的租稅公課負擔比較的數字，有如下表：

農工商業擔稅比例

百元當負擔	負擔百分比
-------	-------

農業	二一・元六五錢	一〇〇
商業	一二・元四八錢	五七
工業	八・元四六錢	三九
平均	一四・元三二錢	六六

該調查表並說及：土地所有面積愈大的，負擔便愈輕；長此下去，自耕農民，便將永久陷於饑餓之深淵。這要算日本資產階級的一句「良心」話。

上表數字給我們看出日本的資產階級對付農民是如何的殘酷呵！擁有日本全國財富的工商業資本家，担稅反比較更輕；而其實，便是無異把他們的負擔，直接放到農民身上，尤其是加重自耕貧農的負擔。而且日本原是一個小農的國家，封建的殘餘，在農村中還特別表現得重要；所以資本家和地主對於農民又兼行一種封建關係的剝削。這樣農民便不得不陷於貧乏之深淵。而至於失去其生產工具，流入城市。下面是日本農林省

發表的「長野縣農會」農家經濟調查的一點數字，我們把她介紹出來。

農民的收支統計

昭和四年度 昭和五年度 昭和六年度

自耕農

收入	一、一七八、元三三	七二六、元三一	六八一、元八〇
支出	一、一九〇、元一九	七五七、元八三	七三二、元七五
不足		一、元八六	三一、元五二
			五〇、元九五

自耕兼小作農

收入	九一〇、元八二	四八一、元一九	四七七、元九二
支出	九三九、元九二	六四五、元五一	五三一、元三〇
不足	二五、元一〇	一六四、元三二	五三、元四〇

小作農

收入 一、四六六、元九七

七〇九、元二〇

六〇八、元九九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六五

支出	一、四六七、元六三	八三一、元三六	七六二、元〇九
不足	一、六六元	一二三、元一六	五一、元〇九

該調查並說明，這是能代表日本全國農村的一般情況的。

又據報知新聞載：日本一九三一年因遭荒旱，全國各地收穫大減；米谷產額減少二千萬石。加以經濟恐慌，失業增加，瀕於飢餓者日有所聞。茲據岩手縣衛生報告，農民之死亡率，單就二戶，九戶，山岩手，和賀等四郡而言，自去年十月至十二月三個月之間，因飢餓而死者，達一千四百五十四名之多；每月平均約四百八十五名。其病死者之最大原因，亦爲貧血，乞食，消化不良，營養不足等所致。農民在這樣人間地獄中生活着的，在日本全國，是很平常而普遍的事實。這可以說都是日本軍閥政治，直接間接所賜予的結果。

照上表的統計數字，農民收支不敷的差異是表示得很明白的。在這樣收支不敷的情形下，自更無能力去改進生產，致引起農產的衰退，那是必然的結果。同時饑寒逼着他們的意識革命化，不斷的去排演暴動。近兩年來，日本農民的抗租抗稅運動，甚至武裝

鬥爭，在日本全國都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在一九三一年一年，農村的暴動，竟達三千餘次之多。這種暴動終竟要隨着他們的城市的同胞，去排演其最藝術的一幕。

但是不知死活的日本資產階級，在經濟的嚴重恐慌的當中，除所加於農民的其他一切剝削外，反而更加以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企圖把他們在經濟恐慌中所受着的損失，從農民和勞動大眾的身上去取得補償。國內生活必需品價格，自去冬以來，直到現在還在上升的進行中，恰和其他生產品價格的低落，為一相反之比例。這種現象，在上面物價低落一節中，曾經詳細說明過。當然應歸功於日本軍閥政治。

其次日本政府對於農民的救濟，也不過是一曲滑稽的劇目。他們所推行的貸金制度……實際不過是資本家統制農村的一個變相，使農民都變成他們的債戶，他們得漸次去集中農民的所有他們反而把農村的窮困，歸咎於所謂人口的過剩和農地的不足；實際這完全是帝國主義制度下面的一種必然的現象。

農村的破產，使日本全國的食糧，便發生一個嚴重的恐慌。

日本一九三一年農業生產的減少，單就穀一項說，其本邦較前一年減收千二百萬石

，殖民地朝鮮在一九三一年度實收爲千五百八十七萬三千石，較前一年減收三百三十萬七千六百八十石；台灣在一九三一年實收爲三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石，較前一年減少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八石。據日本農林省調查，截至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止，日本全國米的蓄積量共僅有四千二百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三石；其儲蓄的配合情形如次。

日本米的儲蓄量及其種類

	農民及米商的存量	政 府 存 量
內地米	三六、六八五、五九三石	四、一八五、二五四石
朝鮮米	一、一五一、二三九石	
台灣米	二七八、一四五石	
外國米	四六、三四二石	
合 計	三二、一六一、三一九石	四、一八五、二五四石

據該省估計，本年度米的需供，約不足二十九萬八千石。因此，目前日本各地，已開始米糧的飢荒，全國已表現混亂的形勢；四月三日青森縣發生救濟食糧問題，羣衆大

起騷動，便是一個例子。

這便是日本目前農村恐慌的大概情形；也便是日本行將崩潰的朕兆。

四 日本對華貿易的危機

甲 對華貿易之激減

一九三一年，日本對於華貿易，漸漸衰落；其後九一八事變發生，更加惡化，日貨之出口額，約減百分之七十。全年日本對華貿易的進口額，不過二億三千六百萬元，比較前一年（一九三〇年）減少了四千七百萬元，約達百分之十，六七；出口額二億五千八百萬元，減少了一億四千五百萬元，約達百分之三十，六。從這兩年進出口的比例看起來，可知東北事變打擊日本對華貿易是多麼重大了。現在我們把最近六年來日本對華貿易額，寫在下面，更可明瞭日本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對華貿易之惡化。

年 度

出 口 額

進 口 額

出 超 額

一九三六

五七四、四六〇

三九七、八六四

一七六、五九一

一九二七	四九一、九八一	三五九、七七九	一三九、二〇二
一九二八	五三九、五三五	三八六、一〇九	一五三、四二六
一九二九	五三二、一九二	三七六、九〇五	一五五、二八七
一九三〇	四〇三、二八六	二八三、六一〇	一一九、六七一
一九三一	二五八、〇四六	二三六、二六一	二一、七八五

(註：單位千元)

上表啓示了我們：日本對華貿易，因日本軍閥盲目的侵略行動，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其對華貿易損失概況，可分述如次：

乙 東北事變與對華貿易

自東北事變發生後，中華民族抗日之情緒，極度緊張。全國商民，差不多都日商斷絕了交易。所以日本的對華貿易，在出口方面，受了重大的影響。不過，進口方面，因中國在出口方面，沒有限制，仍然和以前一樣，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現在按月，按地，按貨來分別說明。

(一)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後，到次年一月止，這五個月的統計，可以看出日本對華貿易所受東北事變的影響，如何嚴重！現在把這五個月的進出口額和前一年同月份的來比較一下：

月別	出	進	口
一九三一年九月	金額（單位千元）	較前年減	金額（單位千元）
	二三、九九二	三四、七%	一四、三一〇
十月	一五、〇八九	五九、七%	一五、四四七
十一月	一〇、四二五	六八、〇%	一六、〇六五
十二月	一一、二五五	六三、九%	一九、九七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	一一、五二〇	四八、五%	二一、三八九
		四、三%	七、〇%

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發生以前之日貨出口，本因銀價低落，極端不振。除六七兩月外，都比前一年的減少了許多。就中二三兩月，增減至百分之四十以上。東北事件發生以後，越發急轉直下，差不多減少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但是，進口方面，完全二樣。

在東北事變以前，進口均比前一年的減少，到了七月以後，就和前一年的狀況相同了。

(二) 出口 就華南華中，華北，香港分別來說，以華南貿易所受東北事變的影響爲最大。一九三一年九月，曾減至百分之七十二，十月百分之九十二，十一月百分之九十七，十二月百分之九十九，次年一月百分之九十四。華中所受的打擊，次於華南。一九三一年九月減百分之四十四，十月百分之六十八，十一月百分之八十，十二月百分之八十七，次年一月百分之八十七。華中貿易，本佔日本對華貿易的半數，此次竟因抗日運動，慘落如此，可知抵貨運動的功效了。再次爲華北，一九三一年九月減百分之二十七，十月百分之五，十一月百分之七三，十二月百分之六十六，次年一月百分之三十二。這因爲此地的抗日運動，比較的和緩，所以比華中，華南的貿易，總算能夠保持着原狀。現在把日本在華南，華中，華北，香港的出口貿易狀況，表列如下：(註：單位千元)

華南

年度	月別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一九三一—二	四、八一二	三、九一二	一、七〇二	一、九八二	二、七八一

一九三〇—一	六、六七八	七、九四五	六、四二八	五、八五一	四、一〇〇
減少率	二七%	五%	七三%	六六%	三三%

華中

年度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一九三一—二	六、五三五	四、五〇七	二、二四三	一、七二三	一、二四三
一九三〇—一	二、八一〇	四、二〇四	二、二五四	三、三九二	九、七九二
減少率	四四%	六八%	七〇%	八七%	八七%

華北

年度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一九三一—二	四、八一二	三、九一二	一、七〇二	一、九八二	二、七八一
一九三〇—一	六、六七八	七、九四五	六、四二八	五、八五一	四、一〇〇
減少率	二七%	五%	七三%	六六%	三三%

香港

年度	月別						七四
	九	月	十	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三一—十二	四、七五〇	一、〇八三	九三六	一、一四五	九七五		
一九三〇—十一	五、一七二	五、三三〇	五、五三三	四、五九五	三、〇三		
減 少 率	八 %	七 九 %		七 五 %	六 八 %		
(三)進口	進口方面，香港減少最甚，其次則爲華南，華中，華北。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起，到次年一月止，香港在這五個月中間，進口額爲二十五萬元，比較前同期的十五萬圓，減少百分之五十四，華南一九三一年九月增加百分之十左右，其後減少。十月百分之四十五，十一月百分之五十七，十二月百分之六十四，次年一月百分之三十七。華中一九三一年九月減百分之十五，十月百分之二十六，十一月百分之三十七，但十二月僅減百分之二十一，次年一月百分之二十九。華北一九三一年九月減百分之八，十月增百分之二，十一月增百分之一，十二月減百分之二十五，次年一月減百分之八。現在把日本在香港，華南，華北，華中的進口貿易狀況，列表如下，(註：單位千元)						

年度	月別	華中	減少率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九三一十二	九	九	八	三、〇六四	四、一二九	三、七六	四、五三	一九三〇一一	三、三四九	四、〇三九	三、九三	五、〇七六	四、八九七	一九三〇一一	三、五六四	三、七八	三、七七六	四、五三
一九三一十二	十	十	%	二、九一五	二、九一一	三、三九	二、三三	一九三〇一一	三、四五二	三、四九六	三、九九	四、一九七	二、三三	一九三〇一一	三、五五二	三、五五	三、七八六	四、五三
五九三	十一	十一	%	一五%	二六%	三六%	二九%	八三二	四、五八	四、一九六	三、七七	二一%	一九六	九三二	三、三五	三、三五	二九%	一九六
八二一	十二	十二	%	二六%	二一%	二九%	二九%	九三二	三、五五	三、七七	三、七七	二九%	二九%	九三二	八四五	八四五	二九%	二九%

年 度	香港										
	月 別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一	月
一九三一—二	四	七	二	九	六	四	六	八	八	五	
一九三〇—一	五	八	六	五	一	七	五	一	五	三	
減 少 率	一八%	五五%	增三、七倍	增五%	增一、六倍						

百分四十：晒粉，染料顏料塗料，洋線等；

百分三十：清涵，油脂，蠟及其製品，硫化曹達，橡皮車胎，木料，木製品等；

百分二十：麥酒，硫酸，煤膏染料等；

百分十：水泥等。

至於華貨進口，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後，並沒有受東北事件絲毫影響。這因爲進口的華貨，大部份爲原料品及特產物，是日本所缺乏的。如果中國不禁止華貨出口，當然日本還是大量的購買，決不會求諸中國以外，特別在這銀價低落的時候。

丙 東北事變與東北貿易

(一) 出口方面

近年以來，日本對東北貿易，極度不振，其中以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未發生前的八個月爲最惡劣。這八個月日本對外出口總額，比前年減少了百分十九；對東北出口，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九。這是因爲東三省物價攀價低落和購買力減少的原故。

但自東北事件發生以後，從是年九月到次年二月止，在這六個月間，日本對東三省

出口額，爲三千八百六十萬圓，比前年同期四千四百七十萬圓，不過減少百分十四。比較上面所說的八個月的減少率百分三十九，改善得多。如果按月分別來說：一九三一年九月到十二月，比前一年同期的減少；到了次年一月以後，就劇烈的增加了。現在把日本對東北貿易自一九三一年九月起至次年二月止的出口額，和前一年同期的，列表如後：

（註：單位千圓）

年 度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一 月	二 月	各 月累 計
一九三一 年	六六六	五五三	五四九	六三九	六四九	八一四	三六八
一九三二 年	二〇七	九三六	八二六	六五三	五〇三	四六一	四六七
減少率	三八%	四一%	三四%	三%	增三%	增七二%	一四%

（二）進口方面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次年二月，日本對東三省的進口額，共計爲六千七百萬圓。比前年同期五千四百萬圓，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東北事變未發生前的八個月的進口總計，比前年同期的，減少百分之三十。所以進口方面，簡直不變東北事變的影響。

現在把一九三一年九月至次年二月的進口額，知前一年同期的，列表比較如次：

年度	月別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各月累計
一九三一	一·三四	二·七六	四·三五	五·四九	四·〇六	四·三〇	三·九六
增加率	三·六%	六·四%	三·八·八%	三·一%	四·三%	充·八%	九·〇%
丁 上海事變與對華貿易							

(一) 對華貿易

日本之對華貿易，一九三二年初，本來有上昇的希望，後來因爲「一二八」滬變發生，復趨惡化。但爲時一月，淞滬停戰協定，就告成立，所以日本對華貿易，受淞滬戰事的影響，十分微小。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五月日本對華貿易（連東三省在內）有如後表。

出口

月 別 本 年 前 一 年 比 較 百 分 率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七九

進口	月別	本年	前一年	比較	百分率
	二月	一四·一四	一三·五三	(+) 一·三九	(+) 七·六
	三月	二三·七七	二三·八四	(+) 二·〇七	(+) 七·八
	四月	一四·零六	一三·九七	(+) 一·零九	(+) 二·五
	五月	一四·二八	一三·八三	(+) 一·五五	(+) 一·三

(註：單位日金千元)

(二) 對東三省出口之恢復狀況

日本對華貿易，在停戰協定簽字後，又按月逐漸增加。這當然因為淞滬戰爭期間較

短，一般奸商，販賣日貨的原故；但是，日本對東三省出口的增加，也是一個主義的因素。這是必然的趨勢，關內抵貨的風潮過烈，日貨當然運到關外去銷售；失之於關內者，自當取償於關外。所以對華出口雖逐漸恢復，但四月尚比前一年同期的減少百分十二，而對東三省的，各月却在繼續增加中。從這裏，就可以彌補對華出口的減少。若是把對華貿易的出口額，從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五月總計起來，爲五千二百四十九萬四千圓；東三省的爲四千五百十一萬四千圓。這兩個相匹敵的數字，我們真爲之咋舌。現在把對華出口及對東三省出口的數字，表列如次：

月別	對華	對東	對北
出口額	比前年減	出口額	比前年增
一月	五·五四	六·四六	二·八%
二月	六·一〇	八·〇四	七·八
三月	二·三五	三·三七	五·六
四月	四·六三	九·九七	三·六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八二

五 月 一四八七
一五〇

九三三

巽〇

累 計 一三·四四
一三七〇

巽·一四

四一〇

(三) 對華中……貿易

受滬案影響最深刻的，首推對華中貿易。現在一二三兩個月的貿易額，按地列表如後：

二 月 三 月

	出 口	區 别	本 年	前一年	增 減	本 年	前一年	增 減
華 北	四·七五	一三·三六	(十)	一五·九	八·八三	四·一八	(十)	一三·〇
華 中	三五	八·三四	(一)	九·〇	一·四四	九·〇〇六	(一)	八·〇
華 南	九	三三	(一)	九·五	四	巽一	(一)	九·二
香 港	一·〇〇	三·六七	(一)	三·三	一·〇〇	三·八六	(一)	七·四

進口

華 北	三·六五	四·四三	(一)	一七·七	三八〇	五·七六	(一)	五·三
-----	------	------	-----	------	-----	------	-----	-----

華中 一·三〇〇 四·〇四 (一) 交七 五·一五 五·二八五 (一) 三·三

華南 四三 七一 (一) 四三 三三 八〇 (一) 五二

香港 吳 四 (十) 一〇〇〦 五 一七 (十) 交三

上表告訴了我們，對華中的出口，二月減少百分之九十六，三月雖稍和緩，尚減少百分之八十四。而進口方面，二月減百分之六十七，三月僅減百分之三十反之，對華北的出口狀況是值得注意的：二月增百分之二十九，三月增百分之十一。這因為距離戰地過於遙遠，並且，輸往上海的商品，又無法運往，祇得集中華北，所以就發生增加的趨勢。

戊 對華貿易之前途

詳察以上各項統計表，可以了然「九一八」後日本對華貿易衰落狀況之一斑了。衰落的原因，在於極葛運動 (Boycott) 之猛烈；而極葛運動怒濤之澎湃已，無疑的，是基於日本軍閥盲目的侵略政策所激動起來的。所以日閥如果不放棄侵略政策，極葛運動，不但不會平息，並且還要日趨惡化。這是誰也料想得到的事實。

在過去，日貨遭受極葛運動的打擊，不算是不重，但是還不能成爲日本國際貿易的致命傷。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中國的極葛運動，僅僅做到不買日貨的一方面，而不賣國貨的另一方面，那就完全忽略了。這樣的極葛運動，祇能算是片面的經濟絕交，不能視爲全部經濟絕交。我們知道，日本所缺乏的是原料，如果我們禁止原料輸往日本，那麼，日本的生產事業，立刻失掉了憑藉，定必陷於停閉的境地。這樣，日本不僅對輸出，限于停頓，就是對任何國家，也要陷於同樣的命運。所以我們目前的極葛運動，應當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一方面當然不買日貨，另一方面對日還要不賣國貨。這樣，才能夠封鎖日本的國際貿易，尤其是這怎，才能夠促醒日本軍閥的覺悟。

現在，我國人民鑒於過去清面的經濟絕交，不能懲戒日本軍閥的野心，所以祇得進一步主實行全部經濟絕交。因此「不賣國貨」的聲浪，已經接觸我們的耳膜，並且，我們的眼簾，還看到許多「不賣國貨」的事實。日本的生產事業，過去賴以繁榮的憑藉物，已經被日本軍閥自殺的侵略政策毀棄了。目前祇有一步步的陷于土崩瓦解的命運。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日本的生產事業，就要被環境壓迫着「關門大吉」的。到那時，不獨

對外貿易的停頓，要使日閥陷於進退維谷，就是國內的勞動大眾，也要流入整個的失業漩渦。這時的情況，我們就可想而知了。

五 日本軍事的危機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擺脫了烈強的羈絆，努力於軍國主義的基礎的建設。後來中日之戰，俄日之役，日本連接打了兩次勝仗，志滿意得，不可一世，於是就有所謂大陸政策的樹立。「九一八」以後，日本蓄志吞併中國，獨霸全球，更有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的標榜。在這種侵略政策的凶燄下，日本總是抱着予取予求，不容他人置喙的宗旨，來對付國際上的干涉。積弱已極的中國，固然成了日本侵略的對象，就是與牠匹敵的美，俄，也常為牠所無視。在這種態度之下，日本當然得了不少的便宜，可是，也因此樹立了更多敵國。我們只要張開眼睛看看，太平洋的波瀾，正在那極湧湧怒吼，這巨大的狂瀾，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掀起來的。一俟時機成熟，就要橫決到島國來呢。陷於四面楚歌中的日本，還不覺悟，任憑那些盲目的，瘋狂的軍閥，橫衝直撞。恐怕到了潰決的

時候，日帝國主義者就要陷于莫由解救的厄運了。現在讓我們簡略的申述日本在軍事方面孤立的險象吧。

甲 中日大戰

中國，成爲日帝國主義者侵略對象的中國，在日軍鐵蹄踏遍東北的時候，準備犧牲熱血和頭顱，與日帝國主義者來算清過去的總帳。真的，提到我們的敵人——日本——全國國民，不禁舊恨新愁，一一都湧上心頭：奪我台灣，併我朝鮮，強租我旅大，霸佔我東北路權，蠶食我山東腹地，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屠殺我濟南省會，最近，更驅使韓人殘殺我僑胞，佔據我東三省，炸毀我淞滬，掠奪我榆關，侵占我熱河，……像這類橫暴壓迫的行動，真是言之不盡，思之傷心。現在，日帝國主義者，越發變本加厲，集中重兵，威脅平津，促進中日正式大戰的爆發，我們在目前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中，雖然明明知道我們缺乏轟炸機；缺乏巡洋艦，缺乏毒瓦斯，缺乏達姆彈；我們的軍實，不如人家，我們的武器，不如人家，我們一切作戰的條件，統統不如人家；可是，爲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爲了國家領土的完整，我們是不會顧慮到任何物質條件，科學條件的缺乏。

，而不得不與日軍肉搏的。我們只需要大刀，手榴彈，就可以到前線衝鋒陷陣；即使連這些東西都沒有，我們仍然一樣的唱着前奏曲，用我們戰死的屍體，當做野炮，當做鎗，用我們的頭顱，當做炸彈，當做手榴彈，去和我們的敵人決一死戰。現代的戰爭，固然需要犀利的軍器，可是，沐血殺敵，視死如歸的士氣，便是最後勝利的代價。淞滬之戰，就是鐵的例證。目前，中日大戰又迫近眉睫了，我們更應當踵着先烈的血跡，利用我們磅礴興憤的士氣，趁着這個多難興邦的機會，肩負着復興中國的重任，我們只要檢討中國的國力，就可以知道現在的日本是缺乏征服中國的可能性的。只要我們能夠艱危中拼命奮鬥，的確是中國復興的機會。

在沒有比較中日國力之先，應先把日本征服中國之夢的始末介紹一下。日本征服中國之夢，肇於明治時代少數野心家之想像，始於一八九四年一九〇四年中日俄二大戰役之意外勝利，而積極猛進於客歲九一八遼寧吉黑的侵占。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

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日本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即我日本帝國存立之所必要者也！」

這是代表征服中國之夢的空前名著——日本故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大將上日皇的密奏。或許日本人會否認，說這是宮崎龍介所僞造的「怪文書」。自然，我們不能肯定亦不能否定是否確爲宮崎滔天（一名白浪滔天）氏的令嗣龍介君所僞造。可是事實既經證明今日吞滅東北的種種暴行，是在着着的實現田中的遺緒，而當前日本違法蔑理的國策，實際上絕對沒有異於田中所敷陳的，這樣說來，這件密奏的正確性，似乎用不着我們再來研究了。基於歷史的昭示，和現實的表現，可以斷然的說：日本是的確在做她征服中國的宏偉的桃色的夢！

可以斷定他是夢呢？因是夢是虛幻的，同時又是美麗的；夢中有可驚的奇境，有駭人的異遇，有不可思議的巧妙，可是無論他是怎麼的奇異與巧妙，夢究終是夢，夢中的痛快，必然的將反映而爲夢後的痛苦。現在日本正在做征服中國的夢以自娛，自然她的結果，不是慘痛的悲哀，就是淒涼的幻滅！

這樣的論斷，是根據下述中日國力的比較而來的。

第一，就民族的素質講，中國不受征服：論中國民族者，類多致慨於中國人的一盤散沙和沒有國家觀念，尤其在一半研究一半嫌視戴着有色眼鏡的日本的所謂「支那通」的分析下，中國人不是蠶營狗苟唯利是圖的小人，便是認賊作父慣草降表的奴才。誠然，在這樣複雜的大民族之內，弱點的繁多，品類的不齊，我們願加以坦然的承認。可是任何一個民族性的形成，都無不受她歷史遺傳自然環境和文化薰陶之深重的影響。中國人爲什麼會一盤散沙？中國人爲什麼會祇知有家而不知有國？還不是獨善其身的哲學，狹隘牽制的家族制度，和幾千年自視為超國家的天下的中心，只知沉醉於優越的感覺，而鮮有競爭的對手國的緣故！從客觀的歷史的觀察，果然，我們未敢引以爲榮，但又何至遽以爲辱！何況今日這覺醒了的中國，團結建國和舍身爲羣的精神，即以志切征服的田中，亦未嘗不引爲深憂！然則日本固將憑何以從事於征服？說中國的民族性爲易於征服罷？那麼，能生存於他人所不能生存的環境，能忍耐他人所不能忍耐的勞苦，於平淡弛緩之中，寓堅實沈毅之長，看似軟弱而乏力，實則民族的潛力，乃至雄大而無垠！以

中國人和日本人較：中國人的量大，日本人的器小，中國人的和平，日本人的橫武；中國人的慎重，日本人的急躁；這客觀的對比，已經證明中國人優于日本人，當然不會被它征服的。再說中國人沒有建設統一的近代國家的能力罷？那麼以中日環境之各異，土地廣狹之懸殊，中國不能像日本一樣地很快的完成她建國的工作，自未足爲中國根本缺乏建國能力的反證！中國國內雖有少數軍閥恃時蠢動，自然予日閥以快意，可是只要日本不否認客觀事實的話，從大體上講，終不得不承認中國是確在發展的過程中；統一的近代國家之建設，在中國雖未可遽成於旦夕，可是終將迅速的完成於來茲。何況在中國統一與近代化遲緩的因素中，日本人實不能不負其重大的責任！爲什麼國民革命軍師次濟南，而突有「五三」之變？爲什麼張學良傾誠國府，而勞林總領事的撓阻易幟？爲什麼東北公私的建設，會引起日本武力的侵襲？是中國本身的不統一與不近代化呢？還是日本的阻我統一毀我建設？是中國本身的不能建國自甘於被征服呢？還是日本的撓我建國強行征服？如更從歷史講：那環吾圉而窺吾圉的諸悍的鄰族，若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又何嘗不武力煊赫一世呢？然而荒草蔓煙，而今安在！就民族的

素質講，我中國是斷不受日本的征服的！

第二，就經濟的對峙講中國不遭征服：所謂「近代化」之實質的意義，即經濟近代化——由手工業的生產制度變而為機器工業的生產制度。日本近代化的程度，既遠勝於中國，那麼日本的經濟階段，依常理說，自然當遠勝於中國。可是實際上却未必盡然。今日日本產業，大體還在粗工業和輕工業的階段，而中國自歐戰以來，本身也已同樣的踏上粗工業與輕工業的階段，所以今日兩國的經濟關係，頗有轉變而為尖銳的對峙之勢。日本之惴惴於中國排貨後之產業的勃興，其主因即在於是。或者有人要問：日本的生產技術，既高於中國，那麼，為什麼不想從粗工業發展到精工業，從直接消費品工業（輕工業）發展到生產用具工業（重工業）呢？這話誠是。但我們如作深刻的觀察：幾年來日本的政治家實業家和學者們，何嘗不深慮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思永遠地捷足占先呢？可是因為經濟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並非是不想，實在是不能。為什麼不能？因為從粗工業發展到精工業，除了優秀的技術外，還需兩要件：即一是富豐的資源，二是廣大的消路。這兩項要件，日本俱付闕如。並且，從輕工業發展到重工業，第一，還必須具

有充分的金融力，縱不如資本輸出國的英美，也當如信用卓著能借入巨額資本的德國，第二，必須絕對的其本身爲一鐵工業國。不幸，日本今日似均不足以語此！因此，日本永恆的陷於輕工業的苦悶中。所以在經濟上，中日二國是處於對峙的形勢，可是，在意識上，日本却以征服中國爲快。這是日本的悲哀，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領土的慾望高於市場的要求；而爲最近挺而走險的最大的原因。可是無論怎樣，在中日經濟大體處於對峙的形勢之下，中國是不遭日本征服的！

第三，就軍事的衡量講中國不致征服：說到軍事：日本人定會眉飛色舞，以爲只要「皇軍」——日軍的自稱——一動，「支那軍」是一定會望風而披靡的。可是在淞滬戰爭的啓示之下，覺醒了的中國軍人，不一定是這樣的卑怯而懦弱罷！十九路軍的戰績，如果在國防強固的國家，自然不一定值得過分的稱頌，可是在軍械腐窳國家危弱之不利的環境下，十九路軍將士的悲壯抗日，是中日近代史上可歌可泣之轉變的一页。中日未來新關係之形成，就以這次的轉捩爲嚆矢罷。誠然，中日二國今日的軍事衡量，誠有如翁照垣將軍所說：『中國所有的是「氣」。所沒有的是「器」。』可是歐洲大戰後，軍事學

者的論斷勝負，已不完全注重軍器之較量，而重在雙方國力之比較，如果我們能增益我們的「器」·凝練我們的「氣」，以必死之決心，為決死的準備，那麼，即就軍事的衡量言，我國是斷不致受日本的征服的！

第四，就國土的廣漠講中國不能征服：中國這一塊廣漠的大陸，是誰也不能加以征服的——只要中國人決心不做被征服的奴隸。自然，在門戶洞開租界林立，帝國主義者的砲艦已深入腹地的今日，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無防禦的國家。可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思欲進行其武力的征服，我敢說那是完全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一則幅員遼闊，占領幾省的省城，並不能即佔領其全省，以每縣駐日軍一大隊（營）或一小隊（連）計，也並不能即統治該縣，所以縱聲日本全國所有的軍力，欲完全佔領中國三四省區，恐尚有所不能，何況這廣漠的全國，豈輕易為日所制服？雖則山河破碎，敵騎縱橫，在中國是一種辱國的殊痛，可是只要中國不屈辱以求和，日本將憑何以保持其長期的占領？第二，占領不一定就是征服，占領是戰爭進行中之一種形態，而征服則為完成戰爭之結果。姑退一步，認日本能占領中國首要的諸省區，我們也可斷定日

本將永不能完成其征服的勝利！今白山黑水間，淪陷已歷一年有餘，可是東北民衆揭竿反抗的，到處皆是，日帝國主義者究無如之何。即以刻意經營平日已早在佔領狀態下的南滿，何以所謂「皇軍」的踪跡，曾未嘗稍出於滿鐵的沿線？中國民族抗敵的決心，使帝國主義者興征服維艱之感，中華國土的廣漠，使帝國主義者抱征服不能之嘆！有文化的民族是可以征服的嗎？彼恃時蔑理率情躁進之野心家，行見其自掘墳墓而已！

從上面所臚舉的事實看來，可知日本「征服支那」之企圖，實爲國力所不許。但我們處此強敵在境之際，却也不是雍容闊步，高臥清談的時候。我們祇有磨礪我們的武器，貫澈長期抵抗的計劃，揮灑我們的熱血，去湔雪國家民族的恥辱。我們固然厭惡戰爭，咒詛戰爭，認爲戰爭是人類的恥辱與罪惡，玷污了人類的情感，惡化了人類的思想，使整個的大地陷於黑暗的恐怖；可是，我們覺得那屈辱於鎗尖砲口之下而不敢反抗的更是恥辱，對於人類和平的破壞者而不加以裁制更是罪惡。所以我們以爲擁護和平，膺懲暴類首是人類應盡之職責。中華民族的戰士，我們何幸生在民族復興的關頭，更何幸得著了爲人類盡力職責的機會，我們携着手走上中日大戰的最前線去吧，那兒是大地最光

榮的所在。勇敢的戰士，不要放棄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機會，更不要放棄了人類應盡的職責喲！

乙 日俄戰爭

中日戰爭，既因日軍閥積極挑戰，無由倖免；那麼，成爲日本世仇的蘇俄，也難免不轉入漩渦的。我們知道，自從沙皇十世起，日俄就積不相容，在遠東方面，時在激烈的衝突中。後來日本乘日俄之役，日本出兵西比利亞之役，打了兩次勝仗，把帝俄的勢力，從南滿趕了出去，就成了亞洲的驕子。俄皇雖然失敗了，却仍死守着北滿，時時刻刻準備和日帝國主義者拚一死活。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樹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雖然把日俄皇室的世仇，拋到九霄雲外，並且，還聲明放棄在中國所有權利；但是後來因爲感覺蘇俄前途的鬥爭，仍然離不了遠東這個漩渦，而且，蘇俄還想利用共產主義的炸彈，毀滅了一切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與蘇俄毗連最近而又衝突最烈的日帝國主義——的基礎，因此，又改變了態度，死守着中東路。

中東路與蘇俄在國防上及經濟上的關係重大，蘇俄不會輕易放棄，寧願滿蒙留在中

國之手，不願爲日本所有。日本爲統一滿蒙，非將俄國在北滿的勢力完全掃除不可。此次日本佔據東三省，最初蘇俄報紙及蘇俄政府取極沉默的態度，因爲日本駐俄大使廣田弘毅屢向蘇俄政府聲明日本決不妨礙北滿蘇俄的利益。後來日本唆使俄國白黨有奪取哈爾濱及中東路的計劃及行動，蘇俄乃發表其尊重別國領土主權的宣言，並表示同情於中國勞動人民。其實蘇俄與日本對東三省利益是積不相容的。第一，日本如果併吞滿洲，則日本即使不強佔中東路，也將建築一條和中東路並行的路，使中東路失去作用，或者至少是要使他營業不利，戰略上受障礙。第二，如果日本統治滿蒙，即和蘇俄疆土直接交界，給蘇俄軍事上以極大的威嚇，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將直接有吞併西比利亞東部的形勢，況且俄國遠東邊州，金礦甚富，又有海參崴的港口，日本早已垂涎此地。當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俄國國內戰爭時，西比利亞自依爾庫次克以東曾爲日本所佔據，後於一九二一年經美國的壓迫，日本乃不得不退出。第三，無論滿蒙設置所謂獨立國，或是直接由日本置一滿蒙總督，以後蘇俄就沒有插足滿蒙的餘地。而且蘇聯在滿蒙以至東亞的計劃，就受很大的打擊，即使不是永久的，暫時是必然的。有了以上種種原因

，日本之與蘇俄在遠東的利益，是必然相衝突。

日本現在利用白俄供給軍械或編製軍隊擾亂蘇俄並懲惡白俄謀佔中東路驅逐赤俄的勢力，想在遠東由白俄組織一緩衝國，以防赤俄勢力之伸入東三省，日本在東三省得安心經營，準備世界大戰。但是蘇俄既不肯放棄中東路，更不容白俄的勢力存在，以搖動蘇俄，所以必須設法撲滅白俄。日本為避免正面衝突，利用白俄，以制赤俄；而赤俄也以聯合東方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的口號，援助高麗及東三省人，日本共產黨及勞動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對於蘇俄之宣傳赤化，非常恐怖與痛恨，因此常逮捕蘇俄人民，借題搜查俄領事館，派密探監視俄人行動，想種種方法，以防蘇俄宣傳。總之，日俄兩國，性質地位都不同，又以地理上的關係，所以在遠東利害必然衝突，這是毫無疑問的。

日本田中內閣，在侵略滿洲積極政策上說：『赤俄雖衰弱，但他在滿蒙的一舉一動，無不阻礙日本在滿蒙的進行，所以對於赤俄的行動，非防止不可，欲與赤俄為政治或經濟的鬥爭，必驅奉天政府為前鋒，日本在暗中指使，以制止赤俄勢力的南下。……』

『更考察赤俄對日祕密宣言；謂俄羅斯與支那國境灣曲成弓形，天氣寒，物產少，沒有築路的價值，因此不得不把守中東路。分些利益，所以中東路斷不能放棄。又以俄國在太平洋唯一的海參崴港，因有中東路而發達，如中東路放棄，與俄國放棄太平洋相同，赤俄主義如此，更使我國不安。』……『赤俄東清路，橫於北滿阻礙我新大陸政策的實現，將來我國與赤俄必須在北滿衝突，因將來滿蒙鐵路完成，如日本盡力侵入北滿，赤俄必干涉破壞，彼時我國必正與赤俄互相衝突。前日俄戰爭，日本攫取南滿路及大連，今攫取中東路，佔領吉林，蓋爲北滿富源而與赤俄戰爭，實爲國運上所難免。』從這幾段裏面的涵義看來，日本爲了爭霸世界，是不惜與蘇俄一戰的。

至於蘇俄呢，他是以社會主義國家標榜於世，和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峙，也是決不兩立的。當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日本鼓動各國對俄絕交，俾形成反俄聯合陣線。各國出兵三千人，日本倒出了一萬五千人，以討赤先鋒自任。蘇俄幸虧赤衛軍善戰，才使歐美聯軍自動撤退，獨日軍羈留俄境，歷時四年後因軍事束手，不得不撤回島國。經過這次戰爭以後，蘇俄料定資本主義國家還要用武力來干涉他，所以時時刻刻在準備

武裝，來同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日帝國主義者決一死戰。蘇俄現在正規軍及民兵軍的基本人員四十九萬餘人，其他屬於國家保安部方面有二十三萬人，也是依據兵役法的軍隊，其精練且在正規軍之上；至於飛機以及其他新式軍器，不但都有相當的準備，并且都有充分戰鬥的訓練及經驗，由此可知其戰鬥能力的條件已具備了。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一九一八至二一年間受各國的經濟封鎖和武裝的干涉，因此以後蘇俄政府天天以「武裝自衛」的口號，鼓勵國民作戰的準備；同時鼓動各國的革命，以圖破壞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過去十餘年來，例如在德國意大利英國奧地利，以及土耳其印度和中國等處，種種舉動，都已為世人所共知了。由此可知蘇俄對於將來已抱有戰爭的決心了。他在主觀上戰鬥的能力和戰鬥的決心都俱備，不過尚須考慮的，便是客觀上戰爭的時際和戰爭的方式而已。

自從東鐵哈綏線成高子站發生日兵車傾覆後，各鐵路常有拆毀路軌破壞交通的事情發生，因此日軍在哈爾濱大捕赤俄，以傾覆兵車嫌疑，前後被捕百餘人，而赤俄亦在海參崴捕日人二十餘，日俄關係愈形惡化。於是日本派三師團七萬五千人到吉林黑龍江佈

置東鐵沿線防俄，在滿洲里同江綏芬河各地，建築飛機場，並在哈爾濱設航空司令部，以哈爾濱為江防中心。擴充松花江艦隊，現在松花江的艦隊有八隻，總噸數約二千五百噸。

俄軍於去年（一九三二年）底起，軍用品陸續運入西比利亞東部邊界，駐兵增加在大烏里方面，增至十萬以上，綏芬及及哈滿沿線，俄軍增至五萬人，海參崴用德國技師建築砲壘，配製潛水艇，已下水的十七八隻，波寒特灣設立海陸飛機根據地。蘇俄政府又命令凡達軍役年齡的共產黨員，準備保衛蘇俄，實行體格及智力測驗，向國家登記，決定其在前方或後方服務。現在青年團部登記者五百萬人，正式黨員三百萬，正在受軍事訓練，準備作戰。蘇俄工會聯合會會長羅索斯基，致國際共產黨工會聯合大會閉幕辭，宣稱：『遠東戰事已不可避免，國際共產黨工會應擔負保護蘇俄不使攻擊的責任。蘇俄輿論，一致認美國為對日戰爭的援助者，所以莫斯科現在努力促進俄美同盟的實現，欲以脅制日本，以緩其對於西伯利亞的侵略行動。』這幾句有意義的閉幕辭，不僅表示蘇俄本身堅決要參加遠東大戰，而且還要煽動國際共產黨徒採取共同行動，去對付日本。

帝國主義。此外，蘇俄出席日內瓦的代表也正式宣稱：『莫斯科政府，對日決持強硬的態度，俄方駐屯西北利亞的軍隊，已達四十萬，轟炸機四百十架，以防事態的惡化。』最近又據哈瓦斯社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東京電訊：『日本前駐田宇都營水戶之松本高崎各師團，由日西開後，已陸續過鮮抵華，一部開向滿洲里擔任警備北滿，以防蘇俄，其數約達三萬。又據朝鮮司令部稱：廣島部隊，亦通過京都，開往北滿，作為關東軍派遣之補充部隊。』從上面所述的事實看來，日俄戰爭，已如箭在弦上，引滿待發。也許蘇俄從這次日俄大戰，趁着日軍孤立的機會，可以取償以前所失去的一切吧！

丙 日美大戰

蘇俄既因「日帝國主義伸其殺人之手於俄境內，不惜與日一戰」，（史達林語），而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假想敵的美國，對於日本之悍然破壞九國公約，及摧毀美國遠東勢力的侵略行動，所採用的干涉方式，究竟是和平的講壇外交，國際通牒呢？還是武力裁制呢？據事實所昭示的，前者美國已經盡量採用過，不但沒有得着絲毫效果，反使日本因此擴大事態，這簡直逼着美國進行後者。因此，美國不得不武裝起來。實在，日美間的

衝突，含着一些極複雜，極矛盾的因子；而這些因子，又絕對不是和平方式所能解決的。東北事件，不過是所有因子中的一單位，適成爲今日日美爭執的焦點，進而爲太平洋大戰的導火線。現在我們把日美間衝突的概況，簡略的申述在下面。

講到日美間衝突的主要因子，自然是市場的爭奪。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和日本，爲了各自的製造，都有求得國外市場的必要，當歐洲大戰之後，歐洲方面經濟秩序大爲破壞，在暫時不能回復的期間，中國市場尤屬重要。誠然，中國人的購買力很低，但由其衆多的人口而言，則將來的發展，正未可限量。因此之故，中國市場，日美兩國在所必爭。尤其自大戰以來，美日兩國，積聚了巨額的資金；故其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尤需要海外市場與資源產地。亞佛令對於這種必然的趨勢，看得很清楚。他說：

劣勢的日本帝國主義這數年來，儘管退却復退却。雖然有時起而相爭，或者追上前走，或者予敵人（美國）以反擊，但其結果，還是退却，到了今日，已退至最後的戰線上了。因此，不論政友會，甚至向來攻擊政友會的滿洲政策的民政黨，對於限制日本勢力的滿洲問題，要斷然的加以解決了。

亞佛令又說：

在今日世界經濟恐慌中，要想吐一口氣的美國的獨佔資本，正竭力的在探求活動的範圍。其中最主要的地方便是東亞；但是亞東的門口却梗塞着日本帝國主義。美國資本為欲經由太平洋取得巨量的黃金，於是要求華盛頓政府保障其在東亞方面的將來的安全。這便是日本與美國，關於滿洲不能妥協的原因的所在；因此，日本與美國的一切協定，都不過是暫時性質的由來。

同時，在日本方面，亦感到妨礙日本的發展的是美國。在經濟方面，其所遭受的壓迫，更甚於美國。即使拋開不說，單就移民問題來講，不僅在美國本邦，甚至如墨西哥，巴西，亦受美國的阻礙。並且，日本在加利福利亞的受苛待，亦為日本所難忍受的。

日本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有一百七十餘人，加利福利亞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祇有十人，而美國政府，禁止日人購買占有翠闢和轉授土地，在農業上日人准做工而不准購買土地，不准租佃土地，並且不准和地主按股分配土地上的收穫。自土地法實行後，日本新的殖民在加利福利亞，無立足餘地。又如軍縮會議，美國運用其特殊的勢力，使日本

的海軍，受了極大的限制。但猶不止此，日本然對華侵略，美國亦表示干涉的態度。日本的大陸政策，是想把全中國拿在手裏，在二十一條裏說得很明顯，南自福建省深入長江下流南部以達九江武昌，中括山東半島，北至滿洲內蒙，全欲置之於日本勢力之下，這是美國所絕對不允許的，所以才有「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規定；他如反對日本之佔領山東，反對日本之出兵西比利亞，滿洲鐵路中立的提案，四國銀行團的計畫，……凡此種種，都使日本難堪。而這次東北事件，斯汀生的通牒，胡佛的演說，羅斯福之表示，都宣示美國堅決的站在反日的立場上。

田中對於美國這樣的態度，早就看得明白，所以在祕奏上說：

華盛頓九國條約，純為貿易商戰的精神，乃英美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勢力，即軍備縮減案，也不外英美欲限制我兵力，使無征服中國領土之能力，而置中國富源於英美富力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日本之策略。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互相聯合，往往一舉一動，要牽制我國對中國之行動，然我國為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中國及世界。……欲以鐵血主義保持東三省，則第三者之美利堅

，必受中以夷制夷煽動來制我，此時我對美角逐，勢不容辭。

由此可知日美關係，現在已因東北事件，日趨惡化。大有非訴諸太平洋大戰不可之勢。現在雙方的海軍艦隊，不斷的在太平洋舉行操演，不啻啓示了我們這是雙方戰前的訊號。看吧，只要中日的戰幕一啓，蘇俄固然要用利刃砍折「日本伸在俄境殺人的手」，就是美國，也勢必同日本決一勝負。那時候的日本，當然陷於四面楚歌中，非成爲歐戰前的德國不可。

六 日本屬地的危機

日本軍閥，盲目的點着了太平洋大戰的導火線，美國和蘇俄，都已磨刀霍霍地期待戰幕的揭開。但是，參加這次戰爭的，決不止這幾國，還有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屬地，如朝鮮，台灣……她們也都會準備同日本帝國主義拚命的。

在日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為甚麼有反抗的精神和行動呢？不消說，是由日本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壓迫過甚而起。所以他們自從亡國以後，就從事「獨立運動」，

去和日本帝國主義者肉搏。可是有人疑惑到：假使日本帝國主義把壓迫方法轉換了一副不易窺破的面孔，或隱藏了牠的壓迫面孔，或壓迫的手段不甚凶狠的時候，各被壓迫民族將作何種狀態？是否一樣有反抗意識，作反抗行動呢？還是永沒有這種意識和行動？還是時起時滅，時盛時衰呢？這可以武斷的回答：它們的反抗意識當然是一樣的存在，它們的行動當然時起時滅，時盛時衰，決不至於永遠沒有的。不單一樣存在，永不會消滅，還且一天天加緊，每一次反抗行動被撲滅被鎮壓以後，輒埋伏着下一次更激烈更偉大的潛勢力。所以，各民族的革命意識，絕對不因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方式的轉變而衰落的。

由此可知，有了民族意識，纔能產生出民族力量，日本統制下被壓迫各民族的革命勢力，即形成於日本壓迫的反革命環境當中；這種革命勢力的消長，自然是依於日本的反動勢力的增減而定。朝鮮，台灣的歷次革命運動的起伏，即由於此。

狡黠惡毒的日本，因為善於運用牠的侵略手腕，故被侵略民族的反攻機會，越加難得而遙遠。好在日本一面想急速的達到牠理想中的最後目的——兼備世界以滿足牠的侵略慾望，一面為急於求解決牠國內的過贅人口和資本，以發洩牠侵略的慾火，便迫使牠

不能不加緊的作露骨的壓迫，因此對方的反攻的火焰的爆烈，也跟着一天迫切一天。換話說：現在各被壓迫民族已經到了不堪受日本的虐待和榨取，祇有趁着日帝國主義「自作孽」的當今，努力的，奮勇的對日反攻。我們知道：目前日本的壓力已經達到反動拋物線的最高點，只要各屬地能夠作一個聯合的悲壯的反攻，任憑它怎樣頑強的抵抗，自然招架不住，祇有陷於崩潰之一途。

日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和隸屬國的各民族，平日在物質和精神各方面的自由，既一切被日本宰割束縛和剝奪殆盡，它們實早已髮指皆裂，擦掌磨拳，恨不得一舉蕩平三島，故對於日本的高壓政策早已存心破壞，因此而組織革命集團，而團結革命勢力，而磨礪革命思想和技能的種種準備；因此對於日本一切的侵略陰謀，都羣起加以注意揣測，乃至於一件件的把它解剖開來，露布於世界人類之前，以作反攻的資料。這些，都是太平洋大戰以前的工作，故亦可謂是反攻的準備工作，現在它們都已完成了。

年來，日本的高壓政策，既一天厲害一天。牠的侵略陰謀，既一天加緊一天，所以在它宰制下的諸民族，其民族意識，亦日益磅礴，其革命勢力，亦日形雄厚。聯合的反

日戰線，已如弦上之箭，有一觸即發的情勢。民族鬥爭的陣圖，既已擺佈就緒，趁此世界大戰的機會，乘機發動，是毫無疑問的。同時鬥爭的方式它們也已準備妥貼，大概可分爲下列兩種：

第一種 積極行動：此種方式，專以民族的武力爲反攻的武器，以赤血和白骨與日本抗爭，雖有無限量的不堪言狀的大犧牲大流血也有所不惜：這是最熱烈，最急進，最威武，最易使日本恐怖而懾伏的方法。

第二種 消極行動：此種方式專以「不合作」爲反攻的利器。如不供給原料，不供給勞動力，不買日本的商品，不接受日本的投資等，這都會使暴日帝國主義所賴以生存的命脈——經濟宣告斷絕。這都是緩進的，和平的，最穩健而最易制日本的死命的有效方法。

無論是可歌可泣的流血鬥爭，或是平凡和緩的不合作或經濟絕交，總括起來，都算是民族革命，其目的都是爲求自己民族的解放和自決。一個民族的求解放和自決，其迫切重要，等於個人的求生命。在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率縛和壓迫而獲得民族自主以前，

它的革命運動是永不肯也永不會停止的。何況像日本這個帝國主義，其陰謀消滅被壓迫民族的手段的險毒，益加深刻而逼緊起來，莫怪各殖民地和隸屬國的解放運動的怒潮，祇有漲而無退了。我們且看正在反攻中的朝鮮和台灣吧！

甲 朝鮮獨立運動

舉世界上的隸屬國所受的痛苦，任誰都要推朝鮮爲第一。歐戰前朝鮮民族在水深火熱中起來掙扎的革命運動，我們姑且略而不談，單就戰後的說，也足夠使我們欽敬和同情而有餘了。

自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那一次轟天烈地的大運動以後，全朝鮮不堪受屈辱受虐待的未死民衆，被那三十三名「朝鮮民衆的指導者們」的愛國熱情的衝動，竟激起了一種不可遏抑的「大韓獨立萬歲」的狂潮。可惜，當時因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精備的武器，徒然屬於威爾遜式底民族自決原則，並錯誤於「與虎謀皮」的協商，於是乎手無寸鐵的革命民衆祇換得如下的結果：被日本帝國主義屠殺的共八千四百餘人；被逮捕而受嚴刑入酷獄的達十餘萬人，受傷的更不計其數。

韓民這次民族自決的大運動，雖然被虎狼似的日本獸威一時鎮壓住，可是實際呢？不特不能摧殘它使歸於消滅，而且，却適足以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催促韓民的覺悟，刺激韓民加緊反攻的心理和精神。所以嗣後歷次如請原獨立，如虎之門二重橋兩次的起義，如義烈團的運動，如聯合上海臨時政府和內地民衆的五月大革命，……沒有一次不是驚天地泣鬼神，犧牲無數生命財產於日本大撕殺政策之下的。

最近一九二九年底由光州發生的獨立運動，其範圍的遼闊，時間的長久，影響的浩大，以及慘殺的程度，種種都是超過過去任何一次的革命運動，而遇到未曾有的頓挫。然而，朝鮮民族的自信力和覺悟力，轉因此而益加堅強，益加使他們用歷史的教訓再接再厲地加倍努力的在醞釀爆發更大的革命去追求他們整個民族的解放，準備朝鮮獨立之重建。

總計朝鮮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十三年間所發生的革命運動的次數，或直接行動，或間接行動，或半直接行動，或在內地，或在國外，或大或小，共有四千餘次，中間被日本政府破獲的，佔三分之二。正式參加發動的人員，連男，女，老，幼，工，農，商

，學，兵共有二萬五千餘人，被捕獲處死或繫獄的，也佔三分之一。此外旅華各埠國志士之遭殺害的二萬多名，尚不在內。至於革命的團體，統核創立於國內外的，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其中以「韓族會」，「朝鮮獨立黨」，「韓國勞工總同盟」，「新幹會」，「青年黨」，「義烈團」，「大韓赤旗團」，「大韓光正團」，「韓僑在滿農民同盟」，「南北滿大韓青年總同盟」等，這九個為最有勢力。這還是一九三一年的調查，此後前仆後繼而產生的新組織，更隨着日本的反動壓力的加重而滋長起來。在這些革命組織領導下的三韓民族的反日運動將要在這次太平洋大戰中完成韓國的獨立運動。

乙 台灣獨立運動

割讓已近四十年的中華故土台灣，其所受於日本的慘酷待遇，也為世界上任何殖民地所未有。揆諸「物極必反」的常理，台灣民族的反攻之心，也自然要堅強過任何殖民地。

戰後台民受自決主義的影響，益以祖國——中國革命波濤的磅礴，不由地更使台民亟於獲得自治和獨立。故每當所論「政治季節」到來時，他們總是躍躍躍然有幾次直接行

動對付日本在台的政治當局，希圖樹立自治獨立政府，脫離日本的萬惡統治圈。每次所遭遇的打擊，完全和朝鮮一樣，尤其是「哆吧眸慘案」留給台民以至今不忘的莫大奇痛！一九一八年青年會的組織，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一九二三年的召開反日統治大會和設置台灣議會，一九二六年台北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運動，一九二七年的復興運動，一九二九年的二萬人簽名大請願，以及一九三〇年台灣民衆黨的召集全島代表大會，接二連三的奮起掙扎，合計大小衝突，也不下一千餘次。志士頭顱的斷送也足足有二萬多名。

在許多革命團體中，台灣文化協會的犧牲精神最為強烈，戰後的台灣全部革命史，可謂只是一部台灣文化協會的革命史。台鴉民族之解放的機杼，即執於蔣渭水，季應章和林獻堂等幾個領導者的手裏。該會內部年來雖因所見略有不同而趨於分化，可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恢復民族自由獨立的目標，乃是始終一致的。該會初期的重要工作是在從事於台民思想的解放，後來則漸趨向於求政治解放，現在進而注重經濟的解放了，所以任令日本用懷柔政策也好，用恐怖政策也好，台民的民族革命勢力祇有一天天由扶植

而進展起來，革命運動的趨勢，祇有由狹而廣，由散漫而具體化而普遍化起來。我們相信，台民的獨立運動，經過這樣長久時間的準備，定能在這次太平洋大戰達到他們的目的。

七 日本政治的危機

甲 軍閥干政

日帝國主義在政治方面，也是危機四伏，大有岌岌不可終日的形勢。日本雖名爲政黨政治，而其實不過是軍閥政治。政府一切政令，如果沒有得着陸海兩省的同意，根本就不能成立，並且還要影響內閣的生存。產生這種軍權偏重的怪現象的原因，一由於三藩之贊襄明治維新大業，一由於中日，日俄兩戰之功績昭著。在過去日本的文治派，如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認爲軍人專政，影響日本近代式的國家的建設，所以主張成立政黨內閣，編練新式海陸軍，期能媲美歐美。誰知這種主張，被當時的軍閥抨擊得體無完膚。從此文武兩派，更加冰炭不相容了。到了明治初年，這兩派因爲歷年傾軋的原

故，藉著西南之役，發生嚴重的衝突。結果雖然是軍人派的西鄉隆盛失敗了，但是新握政權的文治派，仍然畏懼軍閥，不敢堅持政黨政治的主張，所以才有一八八九年折衷憲法的產生。從此，軍人又得着憲法「軍權不受政治的干涉，海陸兩相，必需由現役軍人充任，與首相同具上奏天皇的權力，……」的特殊規定，更加氣餒萬丈，雄視一時了。

於是日本就有所謂「二重內閣制」。它是怎樣組成的呢？其成分一爲代表民權的內閣，一爲代表軍權的軍部。這兩部份，根據憲法給予的權力，它們是成對峙之勢的。所以軍人如不滿意某一內閣，或者在某一政黨受命組織內閣的時候，軍人就可以拒絕參加海陸兩席爲挾制條件，拆掉現在的或未來的內閣的台。並且，軍人因爲日本的憲法，規定閣揆一席，由代表多數議員的政黨的總裁充任，因此他們沒有「分羹」的機會，所以不斷的運用槍桿的力量，以爲內閣之梗。因此，過去的日本內閣，沒有不被軍閥控制的。那些善於逢迎的，就被軍部利用作傀儡，作工具；秉性頑硬的，便被軍閥抨擊，推翻。過去的閣揆，如大隈重信，如伊藤博文，總算日本傑出的政治家，可是還要受軍部的壓制。此外，如西原內閣，原敬內閣，清浦內閣，以及濱口內閣，若槻內閣，犬養內閣，更

加卑卑不足道，沒有不被軍閥玩弄於股肱之上的。在這些閣揆中間，如濱口，原敬，犬養……這些可憐虫，不但遭受的欺弄，並且還把自身的生命，都送在軍閥的手裏。軍閥手段之毒辣，于此可知梗概了。現在的齋藤內閣，更是軍閥御用的工具，如果我們看看它產生的因子，就不難了解個中的底蘊。日本自從犬養橫遭軍人暗殺後，荒木軍閥，堅決反對政黨內閣，一般重臣，懾伏於鎗桿淫威之下，祇得以「準軍人」內閣繼承其後。所以才產生這個違反憲法的齋藤內閣。既然它產生的動機是這樣卑污，當然不會有所樹立。所以現在日本的外務省，被日人自稱爲「軍部的橡皮圖章」。至若大藏省，自無異軍部的錢夾袋了。此外如文務省……更不在軍閥的眼裏，齋藤內閣，雖然這樣聽命軍人，但尚不能滿足軍閥的慾望，所以最近軍閥又掀動倒閣的怒濤，大約軍人的平沼內閣，不久就會出現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了。我們從日本歷年政治演變的歷程和最近軍閥之極度專橫看來，深刻的感到一種不可思惟的恐怖。

乙 元老支配政治

日本的政治，自大正時代以來，表面上雖爲日皇所支配，其實却受着元老們的操縱。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議會亦不過是元老們的工具而已。所以無論是那個政黨組閣，都要由他們「奏薦」；政府有所設施，亦要得他們的同意，才能行之無阻。要是不然，他們就宣布不信任，內閣的生命，馬上就要斷絕。大正時代的政治，算是受山縣松方，西園寺等元老的把持。

到了現在，山縣松方死了，只有吉野作造所說的「富於惰性」的西園寺存在。他的勢力很大，把持一切，就是野心勃勃，不顧物議的田中義一，也要低首下心，時時在他面前，行那「每事問」的老規矩，以圖延長其內閣的生命。因爲這個原因——元老支配政治——在野的政黨，無不去逢迎西園寺，以求其「奏薦」；在朝的政黨，無不去獻媚西園寺，以圖苟延殘喘。於是政客人格的破產，就不言可知了。以這種卑鄙齷齪，人格破產的人，出而組閣，無怪乎一旦當權，便賄賂施行，顛倒是非——如若櫻內閣的神田問題，田中內閣的三百萬元問題及機密費問題等，統統是罔法賄賂事件——這便是元老支配政治的惡果。

丙 財閥把持政局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切技術，學理，及組織等，均是無條件的模倣歐美。如獎

勵實業，或由政府借款與私人，使其經營實業；或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各種大規模的社會工場，概由政府出資經營；或竭力取保護政策，使外貨不得輸入，內貨多占便宜；或取國外貿易政策，使國內工商多增活氣。因此許多舊「大名」舊武士，及新興的地主們，將他們世積的家財，盡量向這新潮流中投進去，其結果，這些投資的人們，統統變成擁有鉅額資本的資本家。在這個時候，資本家爲着發展自己的勢力起見，便拿出鉅款去培植政黨，同時政黨爲延長生命計，又不能不勾結資本家，於是兩相勾結，互爲利用。（如三井等財閥與政友會，三菱等財閥與憲政會，鈴木等財閥與政友本黨之互相勾結利用。）然而這種平衡狀況，到底不能維持長久，卒釀成今日財閥左右政局的局面。

因此在朝的政黨，就不得不投降在財閥勢力之下，秉承他們的意旨，度着卑鄙醜陋的政治生活。如一九二七年憲政會內閣爲整理財政，調節物價起見，對於砂糖關稅及消費稅，加以改正一事，當時憲政會大事宣傳，誇稱是無以復加的善政，而不知砂糖價格，便因關稅的改正，突然增高，只得着「人民多負二角錢的重稅」的結果，這全是憲政會內閣，受三井三菱派大資本的驅使，所以做出保護財閥，剝削平民的行爲。這就是日本財

閥操縱政治，爲害人民的鐵證。

從上面所申述的看來，過去的日本政治，因爲遭受軍閥，元老，和財閥的操縱把持，已陷日本於恐怖，紊亂的境地。在這種百孔千瘡的時候，怎經得起喪心病狂的軍閥們再加以毫無顧忌的蹂躪呢？現在任憑情感驅使的日軍閥，竟藉口中日糾紛，推翻政黨政治，堅持軍人內閣，且以暗殺手段，制止「街談巷議」，此其目的，在於實施破壞世界和平的「鎗桿外交」，以達其「併吞支那，獨佔東亞」之迷夢。殊不知這種不僅遭受國際裁判，抑且深爲國人攻擊的盲目行動，勢必於迷夢尙未醒覺之前，國內將不免發生下述的嚴重事態：（一）橫遭軍閥排擠的各政黨，必然的會聯合它的後台——財閥，對「一手遮天」的軍閥，作有力的反攻；（二）伺機而動的無產政黨，年來因爲得着軍閥，財閥，及其工具——歷屆政友會內閣，民政黨內閣——賜予偉大的援助，其建設在勞働者身上的基礎，業已非常鞏固，尤其在「九一八」以後國內生產事業，因對華，對美貿易衰落，商品過剩，祇得限制生產，遂使失業工人增多，其勢力因是益加擴大，目前所握有的實力，已足推翻軍閥政治而有餘。現在正期待時機的到來，準備率領一般勞働者搶奪政權。而

這些在「四面楚歌」中的軍閥，還不覺悟，徒知向外侵略，希圖中日戰線之擴大，並進行襲擊美俄的準備，對於腹內敵人的策動，却視若無睹，並予無產政黨及其他反軍閥政治者以奪取政權的良機。由此可知，今日軍閥之暴戾恣睢，正是「不義自斃」為其行將沒落的象徵。現在飛揚跋扈，不過是迴光反照罷了。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日本無產政黨領導下的革命運動，定能完成毀滅軍閥政治的使命的。

八 日本思想的危機

日本自從濱口內閣實行金解禁以後，整個的勞働界，發生了空前的失業問題，遂形成社會不景氣的現象。後來犬養內閣成立，決定實行金再禁，又招來了國際匯兌的陡落，國際貿易，受了很大的損失，故國內生產事業，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失業工人突然增多，社會頓呈紊亂之象。同時，日本的農村經濟，也是陷於破產的命運，農民十分之八九，過着飢寒交逼的生活。他們被環境壓迫着，都趨向「挺而走險」的道上。所以許多激烈的農民，都從事於農民暴動；就是比較和平一些的，也都參加小作爭議了。因此

，整個的農村，就陷在狂風暴雨的險象中。盲目的日本軍閥，被這些內在的恐怖驚惶着，嚇得手足無措，最後，他們戰慄的揭開了「九一八」，「一二八」的悲劇之幕，想藉此轉移國民的視線，以解救他們崩潰厄運。誰知這種自殺的侵略政策，不但引起外來的壓力，就是內部的將士，也被非戰思想鎔化了，大多畏縮不前。從此，日本帝國主義就陷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中。整個的社會，因此發生空前未有的恐慌。從這種不可思議的，莫由解決的恐慌社會裏，促成大和民族思想的激變。因此，數百年來，握有日本思想界權威的神權思想，爲之沒落，而共產主義，非戰思想，暗殺運動：就取而代之了。在急遽的發展中，它們已具有左右思想界的權威，抓住了整個大和民族的靈魂。現在我們再將這種轉變的情形和趨向，分述如次。

甲、神權思想之沒落

日本人向來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迷信，以爲島國和大和民族，是神造的；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孫，萬世一系」的。這種「神造國家，」「君權神聖」的迷信，千百年來，成爲島國的金科玉律。軍閥，政治家，利用它來駕馭全國的國民，資本家，財閥，假藉

它來榨取一般勞動者。直到最迎，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濤，沖倒了資本主義的堤防，影響具有原始時代的迷信思想的大和民族，更加厲害。從前一般信賴「神權」，崇拜「神權」的農民，勞働者，現在都憤恨「神權」咒詛「神權」了。因為他們雖然竟日是胼手胝足的勤勞着，而「冥中的主宰」使他們仍然陷於啼飢號寒的苦海中。這簡直不是居住在神造的島國，而是陷入了魔鬼充斥的地獄。於是他們不約而同的沿在一條戰線上，不斷的同在壓迫他們的環境奮鬥，他們不怕干犯法紀，從事暴動，暗殺；的破壞運動。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全國搜查共產黨的時候，農村裏面，到處都有打倒天皇鄉用政府」等宣傳品。可知一般勞動階級，對於現狀的不滿了。次年，韓人李奉昌謀刺天皇，不中；更啓示了我們，「神的子孫」的臣奴，個個都像炸彈一般的危險，都想拿炸彈的火花，來轟燬這神權的堤防。于此，我們深刻的幾到日本神權思想的沒落，急轉立下，同時日本軍閥的侵略政策，也如神權思想一樣的動搖，將使島國陷於同一的命運：

乙 共產主義的蔓延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基礎，是建設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上面，自然，資本主義和

封建主義，是共產黨革命的對象。何況自從一九二八年經濟恐慌的旋風吹遍了世界以後，日本所受的影響，更是利害。產業界在這個時候，因為生產過剩，不得不實行生產合理化，遂使成千成萬的勞働者，好似秋風掃落葉一般的捲入了失業的漩渦，因之形成社會空前激化的大恐怖。不但如此，近年以來，日閥的侵略野心，日益熾盛；雖則日本的財政，不允許日閥窮兵黷武，挑動國際戰爭，可是，一般將星們，仍然是獨行其是，向着侵略的途上，長足的邁進。縱然歲入不足，他們也是要濫發公債，竭澤而魚的。以此，造成了通貨膨脹，物價騰貴的現象。遂使全國國民，輾轉於「非常時局」的鐵蹄下，度着飢寒交迫的生活。這真是日閥意料所不及的，他們以為厲行對華侵略，可以解救國民的「不景氣」，倒反使「不景氣」的程度，日益深刻化。而且，因為這個原故，竟使一般國民思想惡化了。由此我們可見，島國共產黨蕃殖如此神速的癥結之所在。

日本軍閥，鑒於國內共產黨徒，蕃殖於神速，勢必危及島國國本，遂實施治安維持法，年年施行全國大檢舉，以期一網打盡，泯滅亂源，像這樣雷厲風行的幹下去，總算是盡了人事了，日閥自詡為「杜防東亞赤禍的藩籬」，似乎可以值得人們的同情和信任。

不過，如果我們再把日閥「杜防東亞赤禍」的事實拿來檢閱一下，便立刻得到一個相反的結論。這只要我們去分析在我們大貧小貧的中國社會裏的冒牌的行不通的共匪產生的因素，和猖獗的緣由，就立刻知道日閥一方面屠殺他們國內的共黨，另一方面又庇護着我國的共匪。誰也知道，中國的客觀環境，是一塊不適宜於共匪產生的土壤，但是，事實上，中國境內，共匪仍然存在着。以致有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民，因爲共匪的暴動，而流離失所，傷亡載道。這是什麼原故呢？事實所啓示的，這完全因爲日閥嗾使一般浪人，潛來中國助匪爲虐接濟共匪的砲火，供給共匪的軍需，使他們阻礙我國家的統一，破壞革命的陣線；而且還有許多日本軍人，盤據匪區，指揮作戰，使我剿赤軍事，不易完成。由此可知，日閥是以屠殺國內共黨爲鞏固國本討好列強的手段，而以援助我國共匪爲瓜分我國夷滅中華的策略。所謂「杜防東亞赤禍的藩籬」，其真相不過如此！

復次，我們進而檢討中日共黨的特質，日本的共黨，是以反對侵略中國，努力非戰運動爲主要目的；而以打倒軍閥，推翻現內閣爲其達到此目的的工具。他們這種舉動，雖然是爲着本身奪取政權，但是，在中日不宣而戰的當今，無形之中，好像作了我國抗

日運動的外援似的。至於我國的赤匪，他們却在國家風雨飄搖的現在，滅絕了民族意識，媚敵禍國，甘心替日本軍閥爲虎作倀，破壞抗日陣線，做了日本軍閥的內應，這簡直與日本共黨站在絕對相反的立場。兩相比較，實爲中日兩國民族思想上一種矛盾的怪現象，反過來，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共產黨始終無存在之可能，現在的赤匪，談不上什麼政策，更談不上什麼主義，僅僅算是一個毀滅人性在內憂外患中乘大打劫的一般強盜集團罷了。

丙 暗殺運動之流行

年來日本政治的紊亂，軍閥的專橫，固與日本共產黨以蔓延的機會，使社會陷於恐怖的狀態。但此種現象，猶係相因而生。實則由於軍閥顥武思想所直接引起之恐怖，尤爲利害。這種恐怖是甚麼呢？就是暗殺運動。因爲日本軍閥，一方面利用政治組織上的特殊力量，可以控制異己的閥僚財閥，及黨閥；另一方面又護衛本身嫡系的走狗——青年將校及士官學生，嗾使他們實行暗殺政策，以達其剷除異己的目的。所以日本自明治維新，布施憲政以來，被暗殺的有名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森有禮，星亨，原敬，丈

杉榮，山本宣治，濱口雄幸（以上暗殺未死）等，層出不窮。直到「九一八」以後，日本的暗殺行動，已經由無組織無系統變為有組織，有系統了。在這種有組織有系統的指導下，遂形成狂暴殘酷的暗殺運動。

這種暴動，當然是社會的反映，是有計劃的行動。如屬於護國黨的熱血青年所組織的血盟團，痛恨黨閥財閥的行動，故決定計劃，實行震動一時的暗殺政策。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暗殺井上準之助於本鄉區追分町的駒本小學內，又於三月五日，暗殺三井合名理事長團琢磨於三井銀行的門側。血盟團的全部暗殺計劃，是決定暗殺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井上準之助及幣原喜重郎；政友會的大養毅，床次竹二郎及三土忠造；元老重臣的西園寺公望（公爵）與牧師伸顯；（伯爵）（以上政界第一流人物）三井的團琢磨與池田成彬；三菱的岩崎小彌太與木村久壽彌太。（以上財界第一流人物）但已經達到目的者，僅團琢磨，井上準之助及大養毅諸人而已。血盟團的組織份子，多屬各地大學生，其組織系統及其有關係者，表列如左：

(血盟四人組)

古內英司
（幹部人物）
小 召 正
菱 召 五 郎
川 崎 長 光

A 血盟團

池袋鉢八郎

（學生組）
田中邦雄

↓ 井上日召
盟主

四元義隆
久木田祐弘
須田太郎

田倉利之

森憲二
子教星

B

重要關係者

藏匿暗殺團者

伊藤弘
國井道之助
大槐豐
西田稅
鈴木善一
權藤成鄉

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午后五時半，霹靂一聲大響，首相被刺的波濤，鼓盪了自稱爲「法治國」的日本；同時，牧野內府邸的射擊，日本銀行與三菱銀行的投彈，政友會本部的闖入，使日本帝國，忽呈悲慘沈淪的現象。社會的混亂，人心的恐慌，國勢的動搖，已達極點。此次十數名暗殺者，都是身着軍服的陸海軍的青年將校及士官學生，所刺殺的對象，即血盟團所計劃中的人物。可見血盟團與軍人方面是有脈脈相通的關係，也可見這兩股暗殺的暴力，是有組織的互相貫通的。更進一步的觀察，這次暗殺事件，就是履行「推翻政黨」「打倒壟斷全國金融的財閥」及「實現軍閥政治」的政策。由此可知日本憲政，不過是徒有其名，骨子裏仍然同從前武士道時代一樣的野蠻，黑暗。而且，籠罩在黑暗下的島國，目前正因爲軍閥庇護一些暗殺主義者，以達其推進緝口政策，完成軍人專政的使命，勢必發生空前的大恐怖，因而動搖「皇國」的基礎。這種恐怖，也就是自詡爲「法治國」，「現代化」的日本所獨有的特徵，這是我們必須認識的事實。

丁 非戰思想之磅礴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島國臣民，一向是爲祈死好戰的風尚籠罩着。這自然是受了武士道那種重然諾輕生死的精神的影響。到了明治天皇時代，這種愛國心理，就漸漸染有軍國主義的色彩了。中日之役，日俄之戰，日本獲得意外的勝利，就是他們不辭犧牲一時換得的代價。這種豐功偉績，是大和民族至今誇耀的，也是他們所永恆不忘的。嗣後日本軍閥，因憧憬過去的勝利，便幻夢到世界的獨霸。於是竭力擴充軍備，以爲對外侵略的準備，以致政府每年度的歲出，都耗費在軍事方面。但這種龐大的軍費，實在不是日本財力所能負荷的。所以日本的財政，就由不敷而破產；國民的經濟能力，也由窘乏而枯竭。在這個公私交困的時候，恰巧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濤，又把日本捲入渦漩，以致生產事業，凋零不振，失業的工人，饑餓的農民，其數目與日俱增。於是使凋敝的日本社會，更充滿了混亂與恐怖。舉國上下，認爲目前這種局勢的釀成，都是軍閥的罪過。他們以爲軍備不擴充，財產決不會破產，對外不侵略，預算更不至激增。目前救濟這種危局的唯一方法，便是停止國外侵略，便是縮減軍費。所以日本國民「非戰」的呼籲聲，「反對軍閥對華侵略」的吶喊聲，就頻頻喧騰我們的耳鼓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閥對華的侵略行動，無不

爲國民所吐棄，即參加侵略的士兵，雖處在「軍令如山」的下面，也是嘖有煩言，有時且倒戈譁變。關於這一類的事實，時有所聞，茲特略舉數例，藉明日本國民思想之一般，同時並可知現在站在最前線的「帝國皇軍」，已經不是中日日俄兩役的「帝國皇軍」了。

一、日軍運輸艦最後一艘已抵上海，當先抵上海的日軍，全副武裝由艦登岸後，即有多數戰死的日兵棺木，運至輪中送回日本，當時英艦「薩福克」號，適停泊在該艦附近，在艦上看見輪裝運棺木甚多，而運棺的手續，歷數小時不停，結果聞有日本兵士歎道：『余等絕不願作如此的犧牲！……』——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中央日報——

二、駐守閘北一帶的日軍自接到植田的總攻擊令後，三千餘名的新到陸軍中有六百名，不願參加作戰，頓時譁變。日軍陣地，一時秩序大亂，當經其他日軍，將他們包圍繳械，並急電植田司令請示處置辦法，不久植田的命令到，囑將該項譁變部隊，即日押解回國，以免煽動軍心，有礙作戰。此事發生後次晨十時許，楊樹浦匯山碼頭，有日艦駛出吳淞，即將六百名譁變日軍，隨艦押解回國。（又訊）敵軍來滬後，屢遭挫敗，故兵的作戰精神，非常不振，據自引翔鄉方面逃出的難民談：當彼於二月二十一日自體育

場路經過時，見有日軍百餘名，爲另一隊日兵押送至附近田間，執行槍斃，後來探悉此項日軍，是屬於第七聯隊，因彼等不願作戰，企圖脫逃，故遭慘戮云。——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

三、日軍內容精神，日來甚覺渙散，並在軍中發現非戰宣傳品甚多，而士兵屢臨前線，不願衝鋒陷陣，祇以高級軍官的威迫，故不得不免強應戰，日政府當局對於滬戰迭遭失敗，及士兵傷亡等消息，在國內盡量掩飾，不使人民知其真相，並於報紙假造勝利消息，謂上海早已佔領，並已攻進蘇州，所遣第九師團，乃係前往移防，並非作戰云云。小兵信以爲真，豈知船進吳淞口時，見吳淞砲台尙懸青天白日旗，並聞砲聲隆隆，始大驚駭，知受了他們軍閥的欺騙。——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

四、昨晨二時許，楊樹浦匯山碼頭，有一運輸艦，裝有日兵約四五百名，駛出吳淞口外洋面停泊，旋即有步槍與機關槍聲，同時大作，約半小時許，即行寂然。聞該項日兵均係青年學生，新近由日開到，因違抗軍令不顧與我作戰，日軍指揮長官，恐發生意外，遂將該項不服從之一部分兵士哄騙出口，同時令預備該處之日艦，突然包圍，一一

均被槍決——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時事新報——

據日方傳出消息，上海日軍死傷已有數萬餘人，青島居留民團長，曾五次派日僑赴滬參戰，均有去無回，現又奉命續招八百人，無人願往，遂下令強迫膠濟路一帶日僑加入，但結果只得二百餘人，該團長因所差數目甚鉅，難以復命，因剖腹自殺。——見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央日報——

六、東京接駐滬海軍司令部報告：昨有飛機一架，其裝置與日機無異，不料飛近日軍司令部五十米時，擲彈數枚，損頗大，事後調查，該機並非中機，乃日機反對滬戰的舉動。——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

七、東北義軍於今年打虎山一役，拾得日兵渡邊章彥日記一冊，篇頭有：『現在我們的敵人，不是中國，所以，滿洲之野，並不是我們的戰場。我們的敵人，與其說是中國，莫如說是日本，希望日本國民從自尊心理覺悟起來，從人道道德覺悟起來，現在敵國支那，已經由我們侵略之下，漸漸的變化了；也許變成比我們更進步的國民，為什麼我們要與這樣的敵人去作戰呢？……開船時，有三時開船，歡送的小艇與我們的船

並着行駛，我對於他們喊「萬歲」的聲音，想答亦答不出；傍人喊着萬歲的時候，惟獨我是閉口無言……但是我很遺憾，我沒有必定要死的決心。…………停泊於下關，最討厭的是碼頭上的商人，還以高價向將與故國死別的我們，叫賣他們的商品；甚至使我感覺到爲保護這些人們的國家，真沒有去死的必要！…………沒有敵人，硬作假想敵人演習，此中悲哀，有誰知道呢？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則將嘆息此種演習爲毫無意識的舉動，』等語。

八、攻熱日軍主力之第八師團，於二月十八，出發牛營子之某某聯隊，途中忽然發現多數日文非戰傳單，竭力攻訐日軍窮兵黷武，並謂將反戈撲殺犧牲帝國名譽民衆利益而博得個人榮祿之萬惡軍閥』等語，後經聯隊長報告，當即嚴密偵查，結果，查獲嫌疑日官兵數人，現正在秘密鞫訊中。——見二十二年三月二日中央日報——

上面所舉的，大都是現時日本士兵方面對黷武戰爭的態度，其深惡痛絕的心理，可見一般。此外如商人，農民，及勞動者對於侵略戰爭，都是具着同樣厭惡的心理。他們非戰的呼聲，正在竭力呐喊着，我想凡是留心日本社會情形的人，總是明瞭的。茲因篇

幅的關係，不復列舉了。

在這種日本國民思想的轉變中，我們所應該認識的就是：以一個富於軍國主義的好戰民族，現在居然一變為非戰厭戰的民族，這是甚麼道理呢？唯一的原因，就是由於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無論日本軍閥有多大的力量，決不能把二十世紀的時代，拉轉到十八世紀以前去。時代告訴我們，二十世紀的今日，已經不是封建的軍國主義的範圍，而是自由的民治主義的領域了。此次日本的對華侵略，完全是以軍閥們那種封建的軍國主義為動力，絕對不是一般國民所心願的。尤其是值此經濟恐慌的當中，喪失國際同情的時候，日本軍閥竟悍然發動此戰爭的悲劇，此在經濟方面，將使國民生活陷於萬劫不復之悲境，在國家方面，將使原有繁榮，墮入莫可挽救之深淵。縱使僥倖一時獲勝，對於日本，對於整個的大和民族，是沒有什麼代價的。所以大多數日本國民，對於此次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都是反對的。如果說武力真可擴拓領土，那麼，阿爾薩斯，羅蘭，不是德意志曾經用武力擴拓的嗎？為甚麼到了凡爾塞和議的時候，畢竟要物歸原主呢？日本國民，因為認識了時代的潮流，因為覺悟了武力的迷夢，為大和民族未來的幸福計，為

懲戒軍閥的侵略野心計，故對於日閥興高采烈得意忘形的時候，予以當頭棒喝。所以國民非戰的呼聲，士兵譁變的事態，就不斷的發生了。這種磅礴的非戰思想，與日閥的驥武思想，是互相輝映的。對外侵略愈厲則非戰聲浪亦愈高。吾人對於此種思想，不應視為空談，因為日本的國民性是富於實踐力的。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當日本軍閥的侵略達到高度的時候，也就是日本國民起而打倒軍閥的時候，讀者諸君如果懷疑的話，那就拭目以俟吧。

九 尾聲

從各方面的檢閱與探討，充分地證明日帝國主義者的崩潰，已經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實。姑無論日閥對內是怎樣專制鎮壓，嚴予防範，其內在的危機，畢竟無法消弭的；姑無論它對外是怎樣咆哮倔強，巧於侵略，其外在的反日運動，畢竟不能阻遏的。雖然我們所素描的只不過是聊述一二，僅及崖略；如果讀者能夠舉一反三的去尋繹，那就不難窺悉全豹了。

在中日糾紛日趨嚴重的當今，我們覺得，對於我們敵人的真面目，實屬有澈底認識之必要。所以我們特把島國放在顯微鏡的底下，仔細的端詳一番。因此，發現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它口裏正謳歌着大陸政策快要完成的時候，一雙笨重的腳，却已經踏入沒落的深淵了。這並不是我們因為痛恨日閥侵略的暴行，含着甚麼偏見，故意說些幸災樂禍的風涼話，企圖取快一時；也不是故意鋪張揚厲，冀以聳動視聽，自欺欺人，藉以慰藉自己。因為這是有實際的事實，客觀的證明，決不能隨便顛倒的，也不能信口胡謅的。

我們的目的，乃是在：（一）用同文同種的關係，忠告日本國民，希望他們澈底認識他們軍閥的罪惡，了解日本的經濟國難，絕對不是實行國外侵略能夠舒展的；反要因為讚武窮兵的結果，促成經濟國難，進而為政治國難，毀滅日本光明的前途。所以日本人自救，須從打倒軍閥做起。（二）盡情揭露日本的危機，增加我們同胞澈底抗日的決心，以促日本軍閥的覺悟。我全國同胞，切不可因日本帝國主義危機四伏，勢將自斃，鬆懈了抗日的工作，或稍存輕敵的心理。必須下更大的決心，作無限的努力，以期達到收復失地，洗雪國恥的目的。我們絕對相信：只要我不屈撓，和日閥周旋到底，在不久的將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來，就可以看見我們敵人的崩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4036B

